翰林記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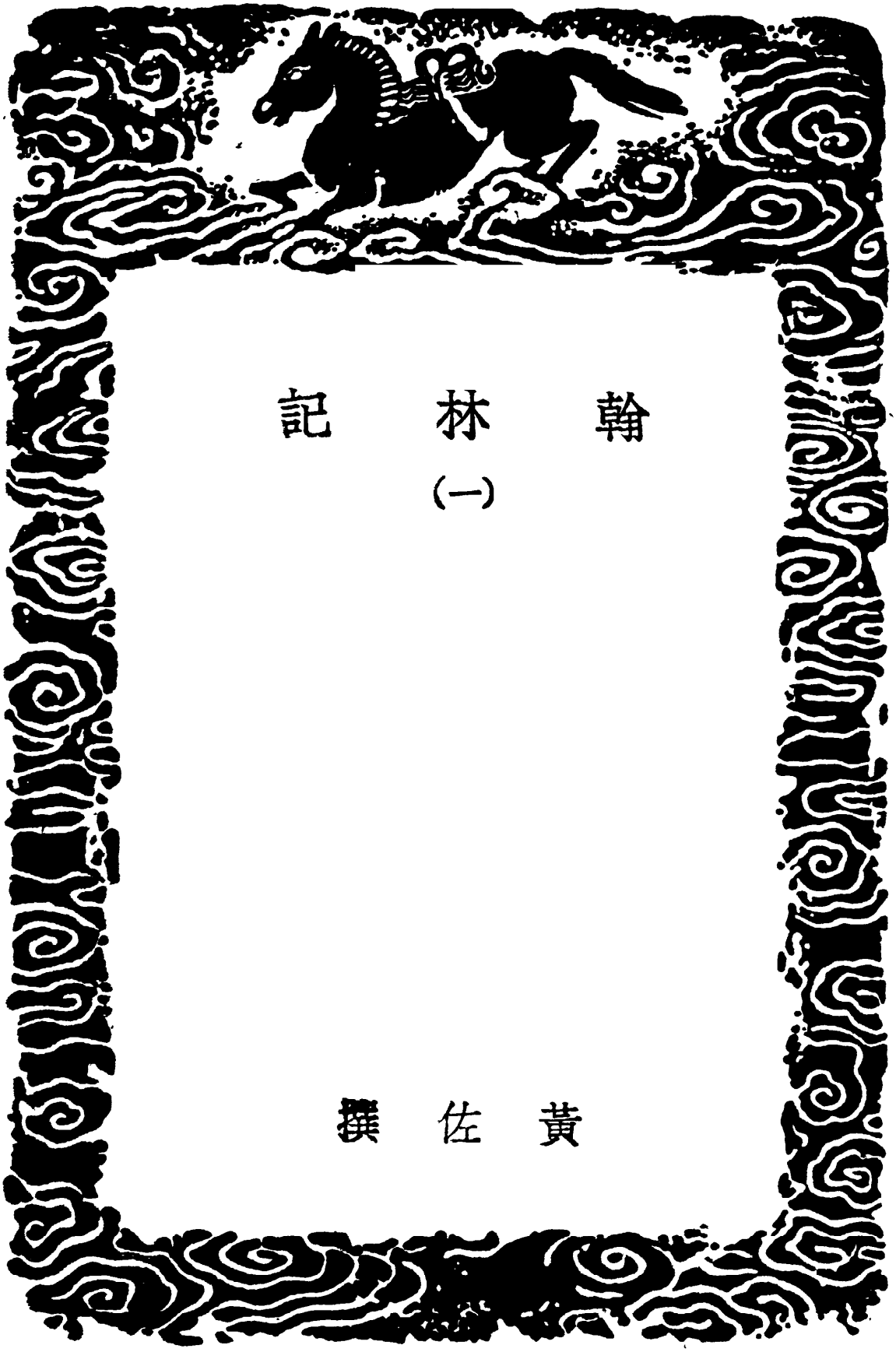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翰林記

(一)

黃佐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翰林記

翰林記目錄

卷一……一

官制因革　列銜

職掌　詹事府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御製誥詞　御製箴

公署　朝房

史館　印信

文移　序秩

公私聚會序坐

卷二……一一

殿閣大學士　內閣親擢

內閣視事坐次　參預幾務

傳旨條旨　密疏言事

會議　繕寫疏章
書辦　內閣嚴禁
官員入見　宏文館閣
東閣儲用
卷三……二五
薦舉　進士銓注
庶吉士銓注　纂修擢用
擢用孝德　擢用直諫
擢用耆俊　徵聘隱逸
錄用聖賢後裔　任子
改擢　兼職
卷四……三七
文華堂肄業　文淵閣進學
東閣進學　公署教習
庶僚召試　文華殿考藝

齋宮考藝
選充秀才
供需
分俸養親
吏役
輿馬
幼童教習
俸糧
兼職支俸
辦事帶俸
皁隸
卷五……四七
到任燕會
遷轉
改調外擢
起用
恩澤奏改
乞外
侍親
養疾
考滿
賜恩封贈
降謫
起復
添設
給假
迎養
移疾

辭職不拜　優老
致仕優禮　宥過
曲宥私親　郵典
卷六……六七
朝參　侍坐
殿上侍班　奏事
便殿入奏　入直
留宿　侍遊禁苑
燕飲賡和　召對
召慰　召示文翰
卷七……八一
議禮上　議禮下
審樂　定制度
定律令　議封爵誥勅
考訂聲音文字　議祀典

制名號　改元
擬謚
卷八……九九
備顧問　責盡言
將順　調護
論薦　申救
評得失　斥姦佞
計事　籌邊
建言　出使言事
致仕言事　庶吉士言事
伏闕　進諫旌賞
卷九……一一九
御前講論經史　御前進讀
講章　講讀合用書籍
開經筵　經筵月講

經筵日講　講官入直
講官趨召　講官陳論
經筵恩賚
卷十……一二九
大本堂授經　東宮師友
東宮出閣講學　東宮禮儀
皇太孫輔導講讀　親王出閣讀書
習書
卷十一……一三七
知制誥　視草
撰表箋　評駁奏啓
評駁進呈試錄　正文體
應制詩文　搜摭故事
進呈書詩文字　紀時政
禁異說　評論詩文

傳問事類
卷十二……一四九
收藏祕書　開局纂修事始
監修　總裁
纂脩　催纂
稽考參對　謄寫
收掌一應文籍
卷十三……一五九
修日歷寶訓　修實錄
焚藁　修玉牒
修書　修史
訂輯經傳　校勘書史
修書陞賞　東宮纂修
卷十四……一七五
殿試讀卷執事　殿試擬撰策問

考會試　覆試
考兩京鄉試　試錄程式文字
考武舉　考選庶吉士
教書　考保舉諸科
考歲貢生　考教職
考汰官吏　清理武官貼黃
考就試軍士　稽考監生課簿
稽考精微文簿　稽考四夷館課程
考校僧道
卷十五……一九一
齎詔用寶　上寶册
扈從　留守
迎駕　充使
使外國　巡行
攝行御史　分鎮要地

代祀
讞獄
齋宿
陵祀
護葬
陪祀分獻
主宴
習儀
受顧命
卷十六……二〇五
車駕幸館閣
賜讌
賜冠帶衣服器用
賜藥餌
賜宸翰
賜門帖
賜書籍翰墨
賜觀燈
賜重陽宴物
車駕幸私第
賜飲饌
賜鈔幣羊酒
賜居第
賜御製詩文
賜圖書
賜遊觀
賜觀擊毬射柳
賜冬至臘日衣被

賜觀走驃騎　賜較獵獐兔
賜觀閱騎射　賜姓名
賜賞功金牌
卷十七……二一九
正官題名　屬官題名
史官題名　首領官題名
南京掌院題名　翰林院官入閣題名
卷十八……二七九
大學士題名　詹事府題名
春坊題名　司經局題名
題名雜志　庶吉士題名
卷十九……二三五
學士榮選　儲養人才
前輩學行　前輩風節
顯晦有時　禍福有命

同僚交誼
貽書規戒
文運
例贈
評騭
經學疑辯
卷二十……三四九
館閣題咏
國史硯
柯亭
學士柏
節會倡和
杏園雅集
師生執禮
門第
文體三變
應酬
書衕
眞草篆隸
公署題詠
劉井
院中竹
賞花倡和
聚奎堂宴集
瀛洲雅集

翰林記卷第一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官制因革

聖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首闡人文。建翰林院。吳元年五月己亥。設本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本院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屬官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癸巳。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三年八月己卯。增設檢閱從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門設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設大學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學士上。其後簡用取自上裁。官無定員。而侍讀先侍講則始於此。革除

年閒。更易官制。仍設正官學士之上。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其侍書陞正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討。改孔目爲典簿。創置典簿廳。而革中書舍人改爲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待詔及拾遺補闕等官。永樂初皆復舊制。卽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尋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陞至學士及詹事府諸職。洪熙元年。以輔導任重。加陞至師保及尙書、侍郎、卿使、仍兼學士大學士。自後因之。或止以侍讀等官入預閣事。其入閣者雖登宰秩。朝旨公移。止稱翰林院焉。永樂七年。以順天府爲北京。本院官扈從者稱行在翰林院。後定北京爲京師。遂革行在之稱。既建今衙門。遂以舊署之在留都者爲南京翰林院。其南京翰林院止設學士一員掌之。遇有員缺。從南閣推舉。其後侍講以上官。皆得往掌院事。仍設孔目一人掌文案。若修撰等官。或因事始添設焉。

列衙

凡列衙學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勳曰修正庶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勳曰協正庶尹。侍讀、侍講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修撰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編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檢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五經博士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典籍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侍書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待詔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凡給授之時。本院行吏部該司開報奏聞。每

僉押卷啓。止書職名。以品級爲次序。惟纂修及進呈書籍試錄等。始書散官勳階。凡書必繫於職名之下者。以所職乃宸翰國史。示有尊也。若以他職兼本院官則否。

職掌

學士之職。凡贊翊皇猷敷敭人文論思獻納修纂制誥書翰等事。無所不掌。侍讀學士之職。凡遇上習讀經史。則侍左右。以備顧問。帥其屬以從。侍講學士之職。凡遇上講究經史亦如之。侍讀侍講視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凡入侍其職亦如之。五經博士之職。掌易者一人。掌書者一人。掌詩者一人。掌春秋者一人。掌禮記者一人。人各專門。明經同異。得失究其指歸。以備講讀。典籍之職。掌四庫書籍。守扃鑰。以伺上命。侍書之職。明習六書之法。凡遇上習書。則侍左右。以備考訂點畫音聲。待詔之職。凡遇上宣問文義。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職。修撰掌撰述。編修掌纂輯。檢討掌檢閱。凡史事俾專掌焉。孔目以首領爲職。掌言語、趨走、會計、簿書之事。竊惟國家置本院以來。官不必備。以待儒學之臣。必如所謂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始可以處之。故洪武永樂宣德間。雖待詔孔目不輕授人。凡居是職者。咸知自重。若遽謂官雖有異名。其實無異職。諰諰焉而有出位之圖。殊失聖祖命官之意也。若乃國史不別置院者。嘗考周官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邱濬曰。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直以筆之。吳澂謂內史爲翰林之職。蓋以命諸侯大夫公卿則策命之。猶今學士之掌制誥也。然謂之史。乃

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然則聖祖命官之意。正與成周媲隆。非徒遠過唐宋而已。

詹事府

洪武初建大本堂。延名儒以教皇太子親王。此東宮輔導之始也。後乃設東宮官屬。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更令、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又改贊善爲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諭以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意。遂止。十年置通事司令、司丞。十四年三月丁未。設左右司直郎。十五年設左右二春坊。又設司經局。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以統屬之。二十四年七月丁未。改院爲府。定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六品。首領官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屬官通事舍人二人。從九品。其堂上官與本院官互兼職事。而凡講讀纂修考試等事。皆與本院同。坊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府統之。南京詹事府今不設官。止設主簿一員。蓋詹之爲義省也。給也。謂省給太子之家也。詹事之職。於內外庶務無所不掌。少詹事則貳之。丞則掌文書以贊之。通事舍人掌通謁賓贊禁令之事。主簿掌勾稽錄事掌傳遞云。

左右春坊

洪武初置春坊。以爲東宮輔導侍從之臣。官無定員。十五年四月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置左春坊大學士一人。正五品。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一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同。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左春坊左清紀郎一人。從八品。左司諫二人。從九品。右春坊同。亦與本院互兼職事。蓋二坊之設。猶館閣也。大學士綜勸學、輔德、文翰、記注之事。庶子掌宮中幷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行則負璽護駕。拜則左右扶掖之。諭德掌侍從贊諭。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幷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贊善掌侍從翊養。司直掌彈劾繩糾。皆漢唐以來舊制。清紀掌伺察。司諫掌諫諍過失。其設也則自本朝始。

司經局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申。置司經局。設洗馬二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二十三年六月。命定司經局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如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二十四年七月丁未。定司經局官品秩俱仍其舊。按典經局始置自南梁。其後隋改司經局。唐爲桂坊洗馬。洗之言先也。太子出則前驅導威儀也。掌圖籍經史之事。校書掌讐校經籍。正字掌刊正文字。與本院互兼職事。正字或中書科兼之。

御製誥詞

國初百官除授。各有誥勑。循宋制也。吳元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制有曰。備顧問於內廷。參密命於翰

苑。又曰。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庭。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基圖以大。國家以安。又曰。開翰林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用是擢居宥密。俾職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貽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其眷注隆重如此。嘗考翰林之名。昉於揚雄所爲賦。學士大夫亦漢人稱謂之常爾。雖唐人始以命官。所謂待詔供奉北門學士與學士院。亦惟以言語文字爲職。未見其爲國家輕重也。宋元因之。至我朝而任益崇。凡議禮制度。考文之大柄。一以付之。論道經邦之輔。由此其選。而政之樞要。史之權衡。皆所綜焉。二誥命詞有足徵者矣。又按永樂末仁宗卽位。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進陞少保。本院以士奇等所授誥進呈。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士奇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士奇對曰。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爲法。於戲。觀於此。則上下之交。眞若元首股肱相須而成一體者。又聖子神孫。萬世之所當鑑也。

御製箴

宣宗章皇帝宣德七年六月賜御製翰林院箴。其文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

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尙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毖於外心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於戲聖言嘉彰萬世守官者之所敬遵也今揭於院之後堂朱髹榜字用金塗之

公署

公署蓋爲聽事而設國家建官以本院爲近侍衙門故公署雖在外而僚屬相聚恆在館閣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內學士以下晚朝卽宿其中扁之曰詞林其後兼考唐宋制度詔改建於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洪武二十六年十月興工至二十七年十月辛巳告成詔皆賜宴落之今爲南京翰林院永樂中行在本院官仍在禁內供奉不別立公署正統七年八月有詔復建於京師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鑾駕庫之右而東岸則爲詹事府焉命中官陳姓者督工踰年落成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公座左爲史官堂右爲講讀堂首領官房在儀門之外之右學士楊濟爲詩紀其事然同僚相與每常朝畢本院官立東閣前俟大學士至入閣中講讀史官皆序立圜揖而退五經博士而下揖於閣外出復序立於史館前亦圜揖畢各書公會乃入館修書史待宣召日昃而出公署惟履任齋宿始一至若掌印官查公移收放俸糧則蒞院視事按唐制翰林院在銀臺之北後復建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因曰鑾坡蓋隨乘輿所在而遷取其便耳正廳曰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後以車駕經幸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云者出於道家之說李肇翰林志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

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然未有榜。至宋太宗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今則雖不盡符。然私記往往猶曰玉堂視草。用故事也。

朝房

本院朝房在午門外右第六區。每候朝、則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講讀官、史官皆在焉。詹事府朝房在午門外右第十八區。每候朝、則詹事少詹事府丞左右春坊官司經局官皆在焉。詹事府朝房在午序坐。俟鼓終嚴而入。其後本院學士候朝亦在詹事府朝房。蓋以儕輩相與之慣故也。又有外朝房在長安右門外。以待漏云。

史館

聖祖初建吳國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年十月以宋濂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繼濂者王禕、樂韶鳳。即大位後吳琳、魏觀、劉季道由明經任。郭傅由翰林應奉任。范常由直學士任。蔣學、閻鈍、蔣子杰由舉人任。熊鼎由考功博士任。陳敬由編修任。未幾革之。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詔復置起居注秩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任焉。二十四年詹同猶爲起居注。其後竟廢。令本院史官專之。每朝則立班紀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歷。書言以爲寶訓。永樂中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中藏列聖實錄。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時公會後恆扃鑰之。無復載筆於其閒者。成化宏治中。臣僚屢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卽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

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而矧聖朝盛德大業。焜燿如日星。而可以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歷寶訓常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於戲。聖祖之訓所當復也。

印信

本院印信係銅鑄、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九疊篆文。其在南京者。則加南京二字。詹事府亦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左右春坊司經局銅印。制度俱與本院同。文淵閣別有印。其印銀鑄、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其文玉箸篆文也。各衙門印。皆用於行移中。獨內閣印、惟幾密文字鈐封進至御前開拆、始用之。近世訛傳此印爲司禮監所奪。甚或形諸章奏。歸咎三楊。蓋不考之過。一至於此。

文移

本院公文。凡行六部用呈。三品衙門用平關。應有行移。俱由該部轉行。其呈關俱有定式。見大明會典。其他常務則用手本。如官吏職役銓注、給授散官勳階則行吏部。俸糧則行戶部。領朝參牙牌則行禮部。關皁隸柴薪則行兵部之類。俱用本院印。若左右二春坊、司經局。每事惟呈行詹事府。然後轉行云。

序秩

本院官與詹事府坊局官多互兼職事。以品秩尊卑爲序。若非兼職而同品秩者。先書本院官。然後及詹事府坊局官。如學士則序於春坊大學士及庶子之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則序於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則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則序於贊善、司直之上。典籍先清紀。待詔先司諫。錄事通事舍人。蓋亦然也。

此爲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而言。若平居相與。則惟序齒。

公私聚會序坐

公朝侍坐公讌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閣則學士自爲一類。講讀官自爲一類。史官自爲一類。皆尙齒。東宮官僚亦以其類相參。尙齒亦如之。見於彭時所記。苦天順以前爲然。其後座主門生私會皆相賓主。李東陽嘗曰。今之諸曹百執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事。有稟白可不可。則唯唯而退。以事當出。立受約束于庭。已輒俛首去。不敢漫及他語。其勢分懸絕固然。莫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爲事。雖師保耆宿。位尊而望重。亦與後進之士相賓主。上下議論。閒閒侃侃。各中其度。情交而義達。喜有慶。行有餞。周旋乎禮樂。而發越乎文章。倡和聯屬。亹亹而不厭。所以汲引成就之意甚厚。此詞林之盛事也。嗟乎。勢位重則道誼輕。而獻諛干進之人至矣。然則爲後進者。盍亦自重乎哉。

翰林記卷第二

殿閣大學士

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邵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文華殿亦設大學士。是月辛酉以命耆儒鮑恂、全銓、張長年、皆辭不拜。遂以金思誠爲之。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酉。仁宗昭皇帝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命太子少傅楊榮兼之。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至今因之。而文華殿則不常設。

內閣親擢

洪武之末。翰林不及十數人。壬午六月。太宗卽位。首詔吏部及本部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始聞待詔解縉名。稍親近之。召對、喜其豪傑敢言。益見信用。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與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上以萬幾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賜坐榻前議論幾密。同列不得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奇在翰林充修史官。亦有譽望。親擢爲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爲檢討。尋陞縉爲侍讀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子榮爲修撰。而改子榮名榮繼。又陞淮爲編修。九月遂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召七人者諭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處其

中。專典密務。雖學士王景輩不得與焉。明日賜織金羅衣各一襲。時幾務孔殷。每旦奏事退。內閣之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幾務、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十一月陞縉爲侍讀學士。靖、淮、儼、皆侍講。尋復改胡靖名廣。永樂元年九月上御右順門。召縉等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者。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愼不懈。皆賜五品公服。二年正月七人皆賜二品織金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三月册立皇太子。進縉爲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淮爲左春坊左庶子。廣爲右春坊右庶子。皆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儼爲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榮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幼孜以本官兼右春坊右中允。各賜袍笏。九月儼出爲國子祭酒。四年縉坐事去。廣遂進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五年二月淮進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尋進學士仍兼右春坊大學士。士奇進左春坊左諭德。幼孜進右春坊右諭德。俱奉訓大夫、仍兼侍講。十二年淮坐事去。十四年四月廣進文淵閣大學士。榮、幼孜、進學士。三人仍兼春坊原職。十五年二月士奇進學士、仍兼春坊原職。十六年五月廣卒。十八年閏正月命榮、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正月改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終永樂之世。內閣之臣不過五品而華蓋等殿大學士亦不復設。蓋雖不崇以穹秩。然皆出於親擢。寄以天下大政而且諫行言聽。得以奏其啓沃之功。此所以爲儒者之至榮也。英宗復辟。思復永樂之舊。時修撰岳正。每開口論大事。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天順元年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

好。問何處人。對曰。潞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尙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幾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九月上御文華殿。召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汝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對曰。不才誤蒙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首三。又曰。第二名是陳鑑。第三名是岳正。時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之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出外吃酒飯去。時叩頭而已。命下著文淵閣辦事。蓋前此未嘗無親擢者。而其事弗傳。觀此則列聖禮重儒臣之意。赫赫猶目前也。咨詢必及其年。豈不以老成謀國。必有壯猷。新進少年。或至敗事。與用人愼始如此。眞可爲後世之法。

內閣視事坐次

殿閣大學士雖設自洪武中。然同在內閣視事。則自永樂初年始。其坐次不敢正席者。以車駕所常臨故也。天順中大學士李賢疑與外衙門同。將欲正席而坐。同列彭時不可。乃止。時嘗記其事曰。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副本。前楹設欞東西坐。餘四間皆後列書櫃隔前楹。爲退休所。李公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予曰不可。聞宣德初年。聖駕至此。故不設公座。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予曰。此內府也。亦不宜南面正坐。李曰。東邊會食處與各房却正坐如何。予曰。此有牌扁故爲正。彼皆無扁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拘此。予曰。東閣面西非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

予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則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蓋殿閣皆至尊所御。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以待顧問。決無正坐理。李語塞。然意猶未已。踰數日、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幷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中閒。又數日遣太監裴富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乃罷不設焉。

參預幾務

內閣參預幾務。雖肇自文皇踐祚之初。然職惟大學士暨學士而已。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仁宗繼統。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等輔導東宮。積有年勞。於是陞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俱兼前職。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起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四人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內閣帶三品官銜始此。上每退朝還宮。遇有幾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九月加士奇少保仍兼前職。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至三孤始此。尊師重傅之禮。至是極矣。十一月士奇復進少傅兼職如故。洪熙元年正月淮進少保戶部尚書。士奇進兵部尚書。幼孜進禮部尚書。俱兼大學士如故。內閣帶尚書官銜亦始此。是年閏七月宣宗卽位。罷宏文閣。命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與士奇等同視事。宣德元年三月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九月淮致仕。二年二月陞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本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瑛亦進本部尚書兼

職如故。二人者、東宮舊僚也。自是每新朝必晉陟侍從。謂之從龍恩云。然山與瑛皆不厭人望。山直內閣。無何被疎斥。即致仕去。久之瑛亦改南京禮部尚書。六年十二月幼孜卒。九年八月溥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九月瑛起復入見。上老之。留爲尚書兼大學士。仍前銜。幾務不復得與聞。英宗之嗣位也。在東宮未及出閣講學。故無推恩者。正統元年七月瑛卒。三年四月士奇暨榮俱進少師。兼職如故。溥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五年七月榮卒。九年三月士奇卒。十一年二月溥卒。於是老成盡矣。是時侍講學士陳循進戶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館參預幾務。侍讀苗衷、侍講學士高穀、馬愉、侍講曹鼐、以經筵日講官。命與循同視事。未幾。鼐進學士。又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衷進兵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愉進禮部右侍郎。穀進工部右侍郎。俱兼侍講學士。愉尋卒。十四年八月鼐扈從北征。沒於土木之難。景帝以郕王監國擢修撰。商輅、彭時、入閣辦事。及即位。藩府舊僚推恩官止侍郎不得廁內閣。而循、穀各進本部尚書兼學士。時皆進侍讀。時以憂去。又擢戶部右侍郎江淵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尋又以命禮部左侍郎俞綱。綱在內閣三月。改南京禮部去。蓋朝廷欲修文皇故事。故擢用諸人。然進退亦頗輕矣。景泰元年二月。衷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尋致仕。九月輅進學士。十一月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監祭酒蕭鎡各兼學士。俱入閣參預幾務。尋加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穀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仍兼尚書如故。四月命循、穀俱兼太子太傅。陞淵、一寧、鎡、俱太子少師。輅兵部左侍郎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一寧尋卒。十月命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入閣辦事。外官不由翰林得參預幾務者始此。初文與中官王

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會中旨增內閣員。陳循舉蕭維楨。穀遂舉文奏上。果用文。人皆駭愕。四年二月命文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尚書如故。七年五月循兼華蓋殿大學士。穀、文俱兼謹身殿大學士。鎰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正月。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有貞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有貞始名珵。由侍講陞任。以迎復功。故有是命。是日陞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與有貞同視事。明日陞有貞爲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詔罪謀立襄藩者。王文伏法。陳循、江淵謫戍。蕭鎰、商輅、發爲民。蓋事關社稷。有所不得已故也。又明日、陞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又數日。穀致仕去。三月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有貞爲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尋改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識者譏之。矧非軍功而冒封爵。固占知其不終矣。尋進賢爲本部尚書兼官如故。五月彬、瑄、轉左侍郎仍兼職。六月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讀呂原繼命修撰岳正俱入閣參預幾務。有貞、賢、坐事左遷。賢爲吏部左侍郎。瑄遂致仕去。瑄制行純慤。遂於理學其去也、蓋見幾而作云。七月有貞黜爵遠竄。彬坐黜。復賢官視事如故。永樂中胡儼自內閣出。不復再入。再入、自賢始也。正尋坐事去。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閣參預幾務。十二月時進兼學士。改原爲侍讀學士。二年五月原進學士。六年七月。加賢太子太保。八年原以憂去。十一月卒。七年二月陞詹事府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十一月召正還。八年正月。憲宗嗣位。三

月復正原職。不預幾務。加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文、吏部左侍郎。時、吏部右侍郎。仍兼原職。十月時進兵部尚書。成化元年三月。文進禮部尚書。二年十二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參預幾務。是年賢以憂去。奪情起視事。尋卒。三年三月復商輅原職視事如故。八月文、時、俱加太子少保。仍前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定之進工部左侍郎兼學士。四年四月文卒。十月輅進本部尚書。定之轉禮部左侍郎。俱兼職如故。七年六月定之卒。十一年正月時進少保。三月卒。四月輅進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六月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十三年二月進兼謹身殿大學士。十四年輅致仕去。加少保。終成化之世。又有劉翊、萬安、劉吉、尹直、彭華、宏治中、則徐溥、邱濬、劉健、李東陽。正德中、則焦芳、劉宇、曹元、王鏊、劉忠、楊廷和、梁儲、費宏、靳貴、楊一清、蔣冕、毛紀、若芳與宇元由逆瑾進者也。其末也。惟廷和惟儲、惟冕、惟紀、得奉遺詔。翊新政焉。以近事尚在人耳目。不復悉記。夫內閣密勿之地。寄以幾務。卽鄒孟氏之所謂親臣也。始雖以待儒彥。而其後則元老鉅寮爲天下具瞻者。乃得與焉。非惟親臣亦重臣也。百餘年來。政治之樞要。實在於此。國朝不設丞相。而世以宰相稱之過矣。嗟乎。用非其人。固足以覆餗。然或不見親且信焉。雖有眞儒安所宣其効哉。

傳旨條旨

唐宋以來。傳旨屬之執政。故有所謂三旨宰相者。若臣寮奏章。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國朝始猶設中書省。丞相政事由之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六部九卿衙門。中外奏

章皆上徹睿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今古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與御前傳旨爲一事。當筆所書。卽天語也。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宣廟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尙書兼詹事蹇義、夏原吉於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上或親書或否。及遇大事大疑。猶命大臣面議。議旣定。卽傳旨處分。不待批答。當時公移。每書曰某學士某傳於某殿某門。欽奉聖旨。卽孝宗謂大學士劉健曰。先生輩亦傳得旨是也。自正統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徑由中出。是時上方幼冲。委政中官王振。一至於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英宗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宏治末上攬乾綱。內閣條旨多出御筆。事屬重大。至廑宣問。幾復祖宗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當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爲調和之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聽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也。

密疏言事

內閣言事。有難颺言敷奏者。太宗許密封進呈。謂之密疏。永樂十七年十二月乙丑。學士楊榮密疏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太宗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病。但汝爲腹心之臣。若遽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畀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蓋榮所爲奏留中。眞則受其意者也。仁宗初卽位。兵部尙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

馬畜蕃甚。已散之軍伍。尙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大學士楊士奇獨密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非貴賢賤畜之意。明日面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諭曰。批豈眞忘之。念卿孤立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所言者。命士奇據此草勑止之。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二十二年十一月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酧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夫幾事不密則害成。上所以委曲爲之處者如此。而又寵以旌賞。眞可謂一德一心矣。其後內閣言事循此例。類用題奏揭帖。不宣聞於外云。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於民者十事。上皆從之。卽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錦衣衞囚。止各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上不從。賢執之數次。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蓋嘗論之。嘉謀嘉猷。入告於內。與颺言敷奏者不同。必利害繫國家安危而後言之。又與爭一事之得失。陳一時之利害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旣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曹吉祥、

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事於表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先朝之委任楊李眞可以爲萬世之法。

會議

宣德以前。每有政事與羣臣面議。正統十年。始命內閣官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六科掌印官、會議。遂爲例。徐有貞曰。景泰四年十月。上以河決沙灣之弗克治。集左右臣弼暨百執事官於內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詔。卽其事也。葉盛曰。凡中外陳奏。皆禮部於內府會議。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無出一言者。天順中罷之。近例凡朝廷有大事當會議者。該部奏請。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及國子監皆預。

繕寫疏章

太宗時。內閣進學者二十八人。皆面稽而身教之。王英、王直德器才學。尤爲儕輩所推。首擢爲修撰。以皆愼密可任。並入祕閣。書進呈幾密奏疏。永樂末。累擢至講讀學士。蓋嘗試以爲大用之地云。宣宗時。復增左春坊大學士。曾棨俾入直。夫幾棨卒。二王亦出理部事。繕寫章疏之任遂廢。

書辦

大明會典云。凡內閣所掌制勅、詔旨、誥命、册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及題奏揭帖等項、一應幾密文書。及

王府勑符底簿。皆制勑房書辦。文官誥勑、及番譯勑書、幷四夷來文揭帖、兵部紀工勘合底簿等項。皆誥勑房書辦。各用中書舍人等官於本院。或各該衙門帶俸。遇有陞遷。仍舊供職。其有堪別用者。亦從吏部推舉。

內閣嚴禁

祖宗規制嚴內閣之禁。凡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今內閣門額懸掛聖旨。葉盛云。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遷陞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型尙存。文貞閒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閒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舉子入考文字。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莫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蓋指景泰中之用事者。故云然。

官員入見

凡本院官入見內閣。必先使孔目通姓名而後見。初授官謝恩後入見。例留飯。可齋雜記云。予官修撰謝恩後。偕同年陳緝熙、岳季方、詣閣下見陳、曹、苗、高、四先生。遂留早飡酒飯。隨光祿寺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蓋以寮友待之也。其後內閣官尊。或有座主門生之分。遂令六品以下揖於階下。五品及詹事府官送迎如寮友禮。若朝見及冬至正旦行禮後。不暇易服往見焉。非公事不復至。或議朝政質問可否。使孔目請入乃入。外官入見。亦以公事會典所載。凡各衙門領勑官員。俱赴

內閣。會有勑書。方赴鴻臚寺報名辭朝領勑。其他則國子監官送書課提督。四夷館送番譯文字之類。具有定規云。

宏文館閣

洪武三年四月庚辰。置宏文館。設學士一員。及校書郎等官。九年閏九月定官制。遂罷之。居是職者。劉基、詹同、羅復仁、胡鉉也。仁宗在東宮潛心問學。及卽位。建宏文館於思善門外。蓋法聖祖遺意。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命本院學士楊溥掌之。與侍講王進時承顧問。討論經籍。又擢編修楊敬、結事中何澄、俾預焉。又起用檢討陳繼。凡在閣者五人。上嘗臨幸。講論經史不倦。洪熙元年閏七月。溥等奏納宏文閣印。各還原任。宣宗可之。仍命溥與士奇等同治內閣事。正德初建議者。謂宜倣宏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儒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起用陳繼之例。聽政之暇。游息之閒。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矣。此亦復祖宗君臣同遊之漸也。惜論建未及上。徒付之空言而已。

東閣儲用

正統丁卯。詔選本院官之有譽望者入東閣。讀中祕書。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凡十人。且命之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不倦。蓋儲之以待大用也。其後多入內閣爲名臣者。然非職掌之舊。殆與庶吉士同

矣。

翰林記卷第三

薦舉

聖祖之靖元亂也。干戈未定。卽大召四方名儒。隨所在館穀之使。各以其所知薦。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命爲諮議。己亥正月克婺州。分置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又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至建康入見。甚嘉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賢館以處之。始置儒臺校理。以官儒臣。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尋建尙賓館以待薦舉至者。丙午年置博士廳。設博士一人。典籤十餘人。以備顧問。博士則許瑗、許存仁。典籤則劉秩、鮑穎、吳毅、劉辰、黃哲、徐穎之屬。侍從文學職實權輿於此。及置翰林院。則擢諸儒之最有文行者任焉。洪武六年復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桂彥良薦。待詔闕下。對奏稱旨。擢太子正字。未幾。浙江布政使安然等、以懷遠縣教諭王景等薦。既至。命日直翰林隨班見。賜燕西序。七年學士宋濂侍上登武樓。賜坐。問及宿學之士。濂以會稽郭傳對。上索其文。覽之稱善。卽日召見謹身殿。稱旨。擢應奉翰林文字。十年上聞金華儒士吳沈名。侍臣復薦之。十月召見。稱旨。以爲待制。十三年五月。典籍戴安薦儒士楊良卿、王成季、劉仲海、鄒魯狂。編修吳沈薦儒士吳愼明、教授童冀。典籍吳伯宗薦儒士宋季子。皆降勑召之。十五年復

徵耆儒隱逸。侍臣張寧以宛平儒士董倫薦。召至。以爲太子贊善大夫。賜冠帶。是年置諫院官。十月以耆儒劉靖爲諫院左司諫、兼左春坊左庶子。關賢爲右司諫、兼右春坊右庶子。趙肅爲諫院左正言、兼左春坊左諭德。何顯周爲右正言、兼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七月下詔徵賢耆儒汪仲魯至自婺源。司禮司引見。上舉西伯勘黎篇命之講釋稱旨。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又數日。劉三吾至自茶陵。入見。上喜其莊重宏博。甚禮重之。即拜左春坊左贊善。未幾、擢本院學士。十八年三月開進士科。始定進士入翰林之制。自此薦舉者乃不輕授云。永樂初、本院員少。上命侍臣更薦引之。於是首薦擢審理副楊士奇爲編修。繼擢儒士曹日章爲侍讀。助教鄒緝爲侍講。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桐城縣知縣胡儼爲檢討。應天訓導王汝玉、蕪湖訓導張伯穎爲五經博士。皆異數也。自後惟於進士及庶吉士內擢用。宣德七年大學士楊士奇薦交阯南靈州知州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拜右春坊右諭德。恬既至。不副輿論。江西人在翰林者或咻之。乃求歸其鄉。自是薦舉進者益罕矣。天順二年忠國公石亨、大學士李賢交薦撫州處士吳與弼。召以爲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成化十八年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交薦新會舉人陳獻章。既至。吏部欲試之。以疾辭。自陳患病乞歸侍養。詔授檢討。待親終病愈仍來供職。獻章即與弼門人也。後累被薦。皆援詔不行。二人者皆以理學鳴於時。隱居求志。天下高之。竊謂科目未足以盡天下之賢才。矧岩居川觀抱道不售與就試有司而屢黜者、豈無其人乎。薦舉之典。誠不可廢也。

進士銓注

洪武初年。本院官皆由薦舉進。四年辛亥雖設進士科。未有入翰林者。十八年三月丙子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丁顯、練安、黃子澄爲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齊麟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皆出簡用。不由選法。命下吏部。惟銓注而已。後遂爲例。二十一年策進士以第一人任亨泰爲修撰。第二人唐震、第三人盧原質爲編修。著爲令。至今因之。二十四年則許觀、張顯宗、吳言信。二十七年則張信、景清、戴德彝。三十年則陳郊、尹昌隆、劉謂。是年六月覆試則韓克忠、王恕、焦勝。革除庚辰科。遵洪武乙丑之例。第一甲胡廣、王艮、李貫皆修撰。第二甲吳溥、楊子榮、楊溥、劉現、皆編修。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曾棨擢修撰。第二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簡。仍皆編修。則復遵戊辰之令也。四年林環、陳全、劉素。九年蕭時中、苗衷、黃暘。十年馬鐸、林誌、王鈺。十三年陳循、李貞、陳景著。十六年李麒、劉江、鄧珍。十九年曾鶴齡、劉矩、裴綸。二十二年邢寬、梁禋、孫曰恭。宣德二年馬愉、杜寧、謝璉。五年林震、龔錡、林文。八年曹鼐、趙恢、鍾復。正統元年周旋、陳文、劉定之。四年施槃、楊鼐、倪謙。七年劉儼、呂原、黃諫。十年商輅、周洪謨、劉俊。十三年彭時、陳鑑、岳正。景泰二年柯潛、劉昇、王倫。五年孫賢、徐溥、徐轂。天順元年黎淳、徐瓊、陳秉中。四年王一夔、李永通、鄭環。八年彭教、吳鈇、羅璟。成化二年羅倫、程敏政、陳簡。五年張昇、丁溥、董越。八年吳寬、劉震、李仁傑。十一年謝遷、劉戩、王鏊。十四年曾彥、楊守阯、曾追。十七年王華、黃珣、張天瑞。二十年李旻、白鈺、王敕。二十三年費宏、劉春、涂瑞、宏治三年錢福、劉存業、靳貴。六年毛澄、徐穆、羅欽順。九年朱希周、王瓚、陳瀾。十二年倫文敘、豐熙、劉龍。十五年康海、孫清、李廷相。十八年顧鼎臣、董玘、謝丕。正德三年呂柟、景暘、戴大賓。時大學士焦芳用事。第二甲

第一人焦黃中、芳子也。有中旨以黃中及第三甲胡纘宗俱爲檢討。及黃中之敗也。纘宗亦坐貶。六年楊愼、余本、鄒守益。九年唐皐、黃初、蔡昂。十二年舒芬、倫以訓、崔桓。十六年楊惟聰、陸鈇、費懋中。蓋自永樂以來。進士得銓注者惟第一甲。而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銓注云。

庶吉士銓注

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上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俟諳練然後任之。其在本院承勑監等近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改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則仍稱爲進士云。是科本院庶吉士則陳淇等。更科則楊靖等。戶科則郭資等。禮科則徐旭等。然其詳則不可考矣。二十一年可考者。惟解縉、黃金華爲中書庶吉士。永樂二年因之。本院庶吉士取數十人。擇二十五人暨首甲三人。俾進學內閣。周忱自陳願與其例。遂增忱二十九人。命學士解縉領其事。上親教之。五年丁亥首擢王英、王直爲編修。十年壬辰又擢羅汝敬、余鼎、彭汝器爲編修。余學夔爲檢討。楊相、劉欽、章敞、陳敬宗、沈升、李時勉、段民、倪維啓、吾紳、楊勉等俱刑部主事。蓋上欲作養。積久因其成材。次第擢用。然急於進者。或觖望焉。故相等皆除刑部。四年丙戌庶吉士陳孟潔、曾春齡輩卒於京師。或以教習已近十年爲言。上怒。於是張叔穎等皆除府通判。九年辛卯二甲庶吉士錢習禮、陳璲、黃壽生、陳用、劉永清等教習未久。皆擢檢討。十年壬辰庶吉士方復等擢除莫考。十三年己未庶吉士王翺擢大理寺左寺正。宋琰、鄭雍言、高穀、張益、俱中書舍人。黃仲芳等授知縣。惟曹義授編修。許彬、劉麟、應連智授檢討。十六年戊戌庶吉士周

敍、董璘、習嘉言、楊洪、尹鳳岐、陳詢、俱授編修。餘皆授諸司官有差。十九年辛丑二十二年甲辰不可考。宣德中合三科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二十八人。蕭鎰、薩琦、賴世隆、吳節、江淵、徐珪、林補、授編修。王玉、王振、姜洪、李紹、何瑄、授檢討。董鏞等授知縣。是年猶有選入六科近侍諸衙門者。正統元年丙辰庶吉士王鑑等十四人除擢莫考。自是以後。始定庶吉士止入翰林。然四年七年十年進士皆不選。至十三年戊辰始純選北方及蜀產者。二甲萬安、劉吉、劉翊、李泰、授編修。三甲邢讓、李本、授檢討。尹旻等授給事中。監察御史王恕授大理寺評事。景泰二年二甲吳匯、周輿、戚瀾、劉宣、楊守陳、王獻、童緣、授編修。三甲張業、江朝宗、授檢討。劉清等授給事中。五年二甲邱濬、彭華、牛綸、尹直、授編修。耿裕等授給事中。三甲陳政等授御史。天順四年二甲張元禎、汪諧、劉健、授編修。三甲周經、鄭紀、張頤、授檢討。八年二甲李東陽、倪岳、焦芳、陳音、謝鐸、授編修。三甲傅瀚、張泰、吳希賢、授檢討。成化三年二甲林瀚、章懋、李傑、黃仲昭、宋應奎、商良臣、授編修。三甲莊昶授檢討。四年二甲費閭、尹龍、喬維翰、王臣、授編修。十四年二甲梁儲、張潔、楊傑、敖山、劉忠、于材、徐鵬、鄧焯、江瀾、馬廷用、授編修。三甲劉機、張芮、楊廷和、楊時暢、武衡、授檢討。庶吉士之留官在翰林者至是盛矣。二十三年二甲程楷、蔣冕、黃穆、傅珪、華鑾、吳儼、羅玘、蘇葵、授編修。三甲李遜學、石珤、毛紀、授檢討。宏治六年二甲顧清、沈燾、吳一鵬、汪俊、周玉、黃瀾、授編修。三甲薛格授檢討。九年二甲濮韶、陳霽、葉德、賈詠、授編修。三甲汪偉、王九思、劉瑞、授檢討。十五年二甲魯鐸、溫仁和、李時、滕霄、畢濟川、何瑭、授編修。三甲周楨、盛端明、授檢討。十八年二甲崔銑、嚴嵩、湛若水、陸深、翟鑾、徐縉、授編修。三甲段炅、穆孔暉、孫

紹先、易舒誥、張邦奇、授檢討。正德三年二甲第四人劉仁宇之子也。逆瑾傳中旨併其上二名邵銳、黃芳、及第三甲李志學、韓守愚、凡五人爲庶吉士。數月卽拜銳、芳、仁爲編修。瑾敗仁黜。銳、芳、皆坐累左遷云。六年二甲許成名、劉棟、張璧、應良、尹襄、劉樸、費案、張潮、王思、孫承恩、劉泉、林文俊、孫紹祖、授編修。三甲金皐、吳惠、郭維藩、王元正、陳寰、張衍慶、邊憲、授檢討。十二年二甲汪佃、余承勛、黃易、江暉、劉世盛、葉桂章、葉式、馬汝驥、王三錫、陳沂、鄺灝、授編修。三甲張星、蕭與成、林時、季方、湯惟學、授檢討。二科庶吉士留用之多。前此所未有也。十六年二甲廖道南、江汝璧、童承敍、黃佐、王相、王同祖、王用賓、授編修。蓋自宣德以前兼授部屬中書等官。正統閒始有授科道者。成化後不授中書。正德辛未丁丑止授科道而無部屬。辛巳乃復兼授焉。祖宗時最重是選。俱二甲第一人及禮部第一人。或選而不預。或預而不留。其嚴如此。邱濬常謂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其言誠是也。然必有通融之術而後可以免遺才之嘆。文皇帝之久於教習也。蓋欲盡使之積學以待問。蓄德以充位而後已。未嘗遽出之前輩。謂翰林官惟首甲卽除授。選爲庶吉士者。遠則八九年。近則四五年。而後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職。世以職清務閒稱翰林爲玉堂仙。好事者因稱首甲三人爲天上生仙。餘爲半路修行。亦切喻也。觀此可見今公署教習不過三年。卽評品而去留之。使有晚成者出乎其閒。曷由進哉。竊謂當體文皇帝之意。該授科道部屬等官。有志進學者許自陳。願就近侍他職。如高穀輩授中書舍人之例。穀後以學行獨優。陞司直郎。遂入翰林爲侍講。宜著爲令。庶使華國之儒不至有遺。而祖宗之制因可復也。

纂修擢用

洪武六年十二月以儒士朱右、趙壎、朱濂、孫作、爲編修。以纂日歷故也。作辭不拜。明年五月日歷始成。云纂修擢用。蓋自此始。洪武末年充修史官者。有教諭等官王景、高讓、具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畊、葉惠仲、胡仲昭等。景即拜侍讀。餘各除主事及王府官。永樂初修高廟實錄成。以太常博士錢仲益、知縣楊靚、梁潛、王褒、爲修撰。國子助教王達給事中朱紘爲編修。行人蔣驥爲檢討。國子博士金玉鉉爲五經博士。皆府伴讀。蘇伯厚爲侍書教諭。解縉、劉宗平爲待詔。謄錄生員金實爲典籍。亦有京職擢爲外任及止改本職者。皆上所裁故也。迨重修高廟實錄、及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永樂大典等書成。主事李時勉、陳敬宗等、擢侍講等官有差。其後纂修擢用者。主事劉球、陳叔剛、改侍講御史。邵宏譽改編修。然或不擢入翰林者。亦多自是。纂修專用本院官。此例遂廢。

擢用孝德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上聞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惟篤倫理。里人王氏効之。思選用之。以風勵天下。乃徵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徐州民權謹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進光祿寺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求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召拜文華殿大學士。洪熙元年三月也。謹固辭不稱。朝廷不允。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右參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云。詩有之曰。有馮有翼。有

孝有德。以引以翼。祖宗之用賢。蓋本於此。後之官近侍者。動以文墨自矜炫。或罔修於家庭。獨何心哉。

擢用直諫

洪武十八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爲待詔。士榮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德省刑。且請給筆札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上以其鯁直。賜手詔褒諭之。故有是命。十六年十月。秀才周煥奎、高孟文、入見。召對時事剴切。上大喜。皆擢爲檢討。二十六年十一月天下學職入覲者。咸命侍朝。或試文詞。詢問經史。及民閒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秦州訓導門克新敷奏亮直。擢左贊善。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以善文辭。擢右贊善。召二人謂之曰。吾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皆悚然悅服。他日侍臣李思迪、馬懿、顧問默默。則黜之。嗟乎。聖祖之貽謀遠矣。

擢用耆俊

太祖嘗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詢咨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有可資者。故洪武中多擢老成之士。官以本院及爲東宮輔導。時耆儒劉靖、闕賢、爲庶子。趙肅、何顯、爲諭德。世疑諸四皓學士劉三吾、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左司直郎汪仲魯、皆年踰六十。時承顧問。翊贊東宮。趨朝則同班。賜坐則連席。衣冠儼雅。修潔人望而敬之。時稱翰林三老。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

置翰林以備顧問。太祖之貽燕如此。故百餘年來。任用老成。臻於至治。有非前代可及者。

徵聘隱逸

處士吳與弼之見薦也。天順元年十月上遣行人曹隆賫詔起之。勑有曰。渴望來儀。以資啓沃。二年五月壬寅至京師。上詔大學士李賢問之曰。與弼授以諭德何如。對曰。可。然諭德有左右。上曰。與之左。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上疏固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紗羅羊酒柴米。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甚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或勸就職。與弼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使。敢竊祿哉。再疏辭。有旨。固知本心不干祿位。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大學士李賢請旨。召入內閣講中庸。己酉三疏辭。且請閱中祕書。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祕書。可勉就職。丙辰令其子璟赴吏部告疾。七月庚寅四疏告辭。奉旨。既年老有病。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十策。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教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己未召入文華殿。上眷注無已。丁寧纂修書籍。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示以拳拳至意。與弼既辭。上令中官傳旨。勑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聖主褒賢之盛節。大臣推賢之盛舉。於是乎至盡矣。

錄用聖賢後裔

洪武六年四月孔子五十五世孫孔克表以學行舉入見。上與語經史。皆稱旨。拜修撰兼國史編修官。永樂以後。累舉象賢世祿之典。顏子、孟子、周子、程子、朱子、後裔。擇宗子以聞。皆授世襲五經博士。惟居鄉給俸。以奉祭祀而已。景泰時誠意伯劉基後裔。亦援此例。得世襲五經博士。宏治中孔子嫡派在浙江衢州者。有司以宗子孔彥繩奏聞。詔授世襲五經博士。尋改劉基之後爲指揮。於是崇道酬勳之意。始昭然矣。

任子

洪武九年六月。上謂學士承旨宋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戚。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屢辭謝不敢。有詔不允。遂徵冢子璲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价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愼與璲而戒勑之。上笑與濂曰。朕爲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稽倦。上命璲與愼共扶下殿。父子祖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後復錄濂之孫懌爲本院侍書云。永樂中學士胡廣卒。詔以其子穉爲檢討。累遷至修撰。洪熙時尚書兼詹事金忠之子達擢檢討。以乏文學賜歸。依親讀書。正統末改給事中。尚書王直之子稹亦任檢討。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則皆蔭尚寶丞及中書舍人。自是遂爲定制。無任翰林者。孝宗眷注大學士邱濬輩。官其後多至三四人。皆出聖意。然或有援以陳乞者矣。獨宣德中大學士金幼孜疾革。士奇、榮、問之。惟言受國家重恩。上無益朝廷。下無益生民。復何言傍。或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則正色曰。爲子弟求祿。君子所恥。此其最可稱者也。

改擢

本院官祖宗時不輕改擢。學士官雖五品。序秩於尚書之上。洪武三年七月丙申。以太常寺卿魏觀爲侍讀學士。六年四月丙辰。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爲侍講學士。吏部尚書詹同爲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八年三月以廣西按察司僉事答祿與權爲修撰。十三年五月癸丑以山西右布政趙新爲修撰。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以禮部尚書鄧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十一年十月以僉都御史茹太素爲檢討。瓊州府知府趙壏爲諭德。三十四年九月。以左僉都御史凌漢爲左贊善。蓋本院自革承旨之後。爲五品衙門。在外庶僚以學行著聞而擢者。品秩大都由尊改卑。蓋崇儒右文之體當如是也。永樂初進太祖實錄。列纂修官職名。猶先學士王景而後及禮部尚書李至剛。其尊重可知。曾棨以狀元及第事太宗。將二十年。始得侍講學士。上顧左右問曰。曾棨與學士矣。意猶謂其得之早也。然則庶僚之改擢。詎可輕哉。是時燕邸左長史金忠。不得廁名翰林。惟拜工部右侍郎。宣宗雖擢陳山、張瑛、入翰林。以嘗爲詹事府舊僚之故也。未久卽斥去。景帝與自郕邸。其左長史儀銘亦官止禮部左侍郎。未有遽擢爲學士者。其後一日拜六學士時。人以爲名器之濫。兵部尚書陳汝言謂人曰。昔十八學士登瀛洲。今六學士同登。何謂多耶。此景帝之治所以不終也。竊謂愼重名器。當自本院始。葉盛所著水東日記。蓋備記之。

兼職

本院官始惟與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互兼職事。洪武中未設編修時。多以修撰兼國史編修官。其後以修撰任亨泰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修撰。則東宮官兼本院官之始也。文華殿大學士金思誠兼左春坊

左中允。則學士兼宮僚之始也。凡宮僚必竢儲位既正而後設。然必互兼而無專任者。仁宗御東朶。始以尚書蹇義、金忠、兼詹事府詹事。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學士解縉兼右春坊大學士。以至侍讀學士楊士奇等兼中允。皆本太祖設官之意也。洪熙以後。始有三孤及太子三師、三少、六部尚書、侍郎、通政司、太常寺卿、少卿、尚寶司卿、兼本院官者。正統以後。始有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參議、兼本院與殿閣官者。若詹事府詹事或不設。而以尚書兼學士掌之。左右諭德及司經局洗馬或兼講讀。或兼修撰編修。或兼校書等官。惟上所命而已。成化以後。內閣止用吏戶禮三部兼職。若左諭德則兼侍讀。右諭德則兼侍講之類。一定而不易。則自宏治時始。正德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等官。通無一員。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坊局諸印。皆寄之本院。本院學士又缺有一人帶管三印者。蓋逆瑾與奸芳主之。大學士李東陽嘗曰。旁觀坐視。不能救正。咎有所歸。正指此也。然則東朶宮僚固不可缺。然必本院官兼之。而後不失祖宗之制。

翰林記卷第四

文華堂肄業

洪武六年開文華堂禁中。以爲儲材蓄德之所。鄉貢舉人至京師。詔免會試。擇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甲寅有司以河南第一人張唯等名上。召見便殿。親命題。俾賦詩。詩成稱旨。唯及王褘、李端、張孚、皆擢編修。蕭韶爲祕書監直長。賜冠帶衣服。及明日以山東第三人王璉等見召。試如之。璉及張鳳、任敬、馬亮、陳敏、皆擢編修。賜予之。受命入堂讀書。詔詞林名臣分教之。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相。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寺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雖司啓迪。顧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孰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爲弟子員。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凡十有七人。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禮遇雖不及唯等。然侍從車駕、應制備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聲光云。

文淵閣進學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太宗命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新進士中選。材質美敏者。俾就文淵閣

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訓、王直、吾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童樸、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敬、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湯流、洪順、段民、楊勉、章敞、李時勉、倪維啓、陳宗敬、袁添祿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閒。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且命縉領其事。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道之。校尉備騶從。人莫不歆其榮豔。上時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棨等多對誦如流。上甚喜之。多所獎賚。恆顧羣臣曰。秀才輩性子直。可親近。縉嘗以鍾山蟠龍詩試諸人。甚稱彭汝器所作。一日上問捕蛇者說。汝器即朗誦於前。上奇其才。王訓次大江遶金陵賦進。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賞罰之典。而王英、王直尤爲儕輩所推讓云。蓋是時庶吉士隸本院者尚多。如孫子良、涂順、李昌祺、蕭省身、江銕、張宗璉、田宗等。無慮數十人。皆不得與其與者。皆被選者也。後上嘗親征巡狩。雖有庶吉士之選。詔如甲申例。車駕不及親涖焉。宣廟末年。銳志儲材。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

八宿。時癸丑丙辰諸進士發各衙門觀政。或既奉使出外矣。詔追還選之。皆入文淵閣進學。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勸勵。

東閣進學

景帝與自藩邸。議者謂與太宗同。故在御恆思復太宗之舊。景泰二年。詔選庶吉士幷首甲柯潛等二十八人。命進學於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公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然車駕未嘗親涖教也。五年亦選庶吉士暨首甲孫賢等十八人。遂遵正統時例矣。

公署教習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大明會典云。凡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教習。本院仍行戶部給燈油錢。兵部撥皁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寺給酒飯。內閣按月考試。俟有成效。送吏部銓注。本院幷除各衙門職事。竊謂庶吉士教習寢與文華堂文淵閣時舊規不同。其所撥給。第虛應故事耳。本院不以上請。朝廷曷由知之。自今宜依祖宗時入禁中。侍燕閒承顧問。上以儲才蓄德而爲教。則下亦必涵養進修而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有攸賴焉。若不得已就外教習。領其事者。宜奏請專使校讐中祕書。日令有所撰述。以爲九重之獻。暇則演習經筵講章。日夕與之討論古今商確經史同異得失。且究竟名理歸諸身心。以行誼相砥礪。務得眞儒。以爲國家之用。若其學業高下宜默識之。其或求見邀名。則斥而退之。勿收匪人。以招物議。則非惟教育有成效。抑亦奉祖宗之遺訓也。苟

舍大綱而先末藝。以詩文記誦爲學。而道德政學。則忽棄焉。授受之際。既近於學究。而乃設會簿稽勤惰。惟嚴聲厲色以督責之。亦淺乎哉其待士矣。正統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都從事詞章。內閣所謂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開列名氏。發本院立案。以爲去留之地。致使卑陋者多至奔競。有志者甚或謝病而去。不能去者。多稱病不往。將近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最可笑也。宏治癸丑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注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歷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庭上看醫書。其流弊一至於此。又聞之前輩云。天順甲申庶吉士次年相率入內閣求解館。大學士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計禮應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教養何等。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卽曰。吾輩教養雖例該三年。已燒卻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罰禮觀政刑部。又數月拜南京刑部主事。禮之言雖近不恭。然不可謂無稽者。觀此。則教法不復祖宗之舊。其能服英俊之心乎。作人秉鈞者。宜加之意。

庶僚召試

聖祖時。南昌縣學訓導朱善以學行聞。本府以名上於朝。陞教授。洪武八年起取天下教職曾被薦擢者赴京師。上廷試之。擢善第一。除修撰。十六年十月東昌府學教授馮獻考最。召試稱旨。除左贊善。二十年十一月戊子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侍講學士。鈞學行著聞。上召試之。果不謬。故有是命。三十年六月召試行人司副陳性善。行人陳成。稱旨。皆擢檢討。他如傅藻、袁渙、睢稼、唐肅等擢應奉。孫賁等擢典籍。皆

起自州縣庶僚召試云。壬午太祖聞桐城縣知縣胡儼有文學召試之稱旨改除檢討仁宣以後無聞焉惟正統四年進士錢溥由楷書得爲檢討自云召試非其實也。

文華殿考藝

永樂中召試庶吉士文藝多在文華殿。宣德八年冬宣宗御文華殿召諸庶吉士詣文淵閣試以諸葛孔明可與與禮樂論親第其高下取十三人翰林以徐珵爲首賜寶鈿百錠餘有差蓋因永樂之舊也已而別選尹昌等六人蕭鎡等二人及齋宮所選者八人以足二十八人之數時多需次於家及在諸司觀政俱得召試云正統元年詔以前二十八人分等第官中外復宣德故事於新科進士百人中選十四人補其處而考藝則大臣司之自是遂爲例。

齋宮考藝

宣德五年二月詔取庶吉士三十人分隸近侍諸衙門如洪武乙丑之制次日引入齋宮御試與進士九十七人命題出取士何以得眞材論止選八人入翰林薩琦爲首次第皆上所裁在前列者賜白金五兩紵幣五十緡餘有差其隸六科爲庶吉士者有廖莊之屬楊寧等令歸鄉讀書至八年復合前後科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焉正德後庶吉士止隸翰林然考藝出於當宁者自是罕矣。

幼童教習

會典云凡各處舉到幼童奉旨送本院讀書習字者月給米食內閣稽考課業俟有成效奏請擇用其願

科舉出身者聽。按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祕書者。始自英宗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後以本院秀才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名。成化丙戌進士及第第二人。繼而雲南奇童楊一清亦以薦爲本院秀才。中成化辛卯順天府鄉試高等。明年登進士第。成化末崇仁洪鍾七歲善書。有司以奇童薦。憲宗召見嘉嘆。命入翰林。充秀才讀中祕書。宏治己酉中順天府鄉試第六。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時年十八云。

選充秀才

秀才之選。始自太祖時。然未始隸翰林也。英宗時始選奇童及善書者。充本院秀才。天順中有姜立剛之屬。

俸糧

凡本院官吏及帶俸官俸糧。舊於禮部帶支。後奉准本院自行收支。學士正五品。月支米十六石。歲該一百九十二石。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從五品。月支米十四石。歲該一百六十八石。侍讀侍講正六品。月支米十石。歲該一百二十石。修撰從六品。月支米八石。歲該九十六石。編修正七品。月支米七石五斗。歲該九十石。檢討從七品。月支米七石。歲該八十四石。五經博士正八品。月支米六石五斗。歲該七十八石。典籍從八品。月支米六石。歲該七十二石。侍書正九品。月支米五石五斗。歲該六十六石。待詔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歲該六十石。其內閣大臣隨所帶職銜。支俸不在此例。洪武中俱給全俸。其後始有折色。永樂十九年以行在衙門裁革。令隨從在京官員一品至五品三分米七分鈔。六品至九品四分米六分鈔。而本院

官有被特恩全支本色者。二十年始定每司給米一石。於折鈔內扣除。餘以椒米折鈔。若南京翰林院官吏俸糧。與本院同。宣德六年始有折絹之令。七年始有贓罰庫物件折俸之令。正統七年始定始給本色之令。天順元年始定照舊於南京本色之令。七年始定折絹爲四月五月之數。成化四年令折色俸錢鈔。兼支三分鈔四分錢。錢二文准鈔一貫。十六年折俸錢。折支三梭布。每一疋折米三十石。宏治十年始定三分四分本色俸。自後每石折銀七錢。而凡在任患病三月者住俸。公差無家小者。明白開報回日補支。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吏俸糧。景泰二年始令於本衙門收放。詳見會典。

供需

會典云。凡內閣官光祿寺。日逐給料物。撥廚役。製造酒飯。司禮監撥匠作。裝製書籍紙劄。工部輪撥班匠供役。本院官酒飯。俱於光祿寺支給。宣德以前。講讀史官。歲撥班匠一名。其後寢。凡內閣合用筆墨。及雌黃硃墨。俱於司禮監關給。紙劄本監及刑部關給。木炭惜薪司及工部關給。南京翰林院合用匠役。於南京工部撥給。詹事府合用紙劄。每月於刑部關給。筆墨印色。順天府買辦送用。若食鹽。每日例支一斤。乃祖設各衙門以來。常例本院該吏於各官處。先各領銀三錢。送戶部折鈔。謂之扛擡費。

兼職支俸

國朝設官有兼職者。如本院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之類。其俸皆二職兼支。洪熙初年。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皆以三孤或太子三少兼尚書及大學士三俸。例皆兼支。始士奇固辭尚書不拜。上厲色曰。黃淮、

楊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因請辭俸。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賜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時尚書蹇義在側。言宜聽士奇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及聽辭。顧義謂曰。廉介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其後內閣大學士帶銜三孤。仍兼太子三師。與尚書凡四俸兼支。或止支二俸。用士奇故事也。其本院官與詹事府坊局互兼職者。支俸或兼或否。悉取自上裁。

分俸養親

洪武四年。詔許中外官員有父母者。分俸於原籍供奉養。仁宗卽位。詔復因之。遂爲令。時大學士黃淮父性進封少保。奏請分俸於鄉如例。上從之。宣德初。侍讀學士王英奏乞分俸養母於家。上亦從之。自是多所祈允。不能悉記。

辦事帶俸

本院辦事帶俸官。以書辦爲職。起自內閣三楊用事時。於制詔制勅二房聽用。多由秀才、儒士、譯字生舉任。始授鴻臚寺序班。稍遷至中書舍人。陞授大理寺卿、正、寺副、評事、尚寶司卿、少卿、司丞、太常寺卿、少卿、寺丞、各部左右侍郎、郎中、員外、主事等職。至三品而止。獨華亭沈度善書馳聲。永樂時自典籍累遷學士。景泰中中書舍人趙昂陞編修。進通政司參議。爲特異。其後亦有由官生及舉人進士入者。宏治中林章官至三品。遇恩加勳階至榮祿大夫。前此未有也。

吏役

本院司吏一名。由在外州與縣司撥。詹事府令史二名。由在外府司吏撥。左右春坊司吏各一名。司經局內史一名。其由撥俱與本院同。辦事舊制。以三年爲限。後遞減至二年。若急辦撥與本院及詹事府坊局各官者。不限在外府州縣司典。或多至五六人。以一年爲限。有互相借用者。其在內閣。則又益多矣。庶吉士及本院辦事帶官。每員止撥一名。

皁隸

皁隸之役。出自兵部撥送。宣德間令隨從皁隸係不願應當者。每名月辦柴薪銀一兩。說者謂出於大學士楊士奇所建議。正統閒定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內本院編修、檢討、中書舍人、係近侍官。各加一名。本院譯字官一名。其後准奏庶吉士欽與一名。本院直堂十五名。詹事府、左春坊、直堂各八名。右春坊直堂五名。司經局直堂六名。詹事府主簿廳直廳一名。制勅房、看朝房、皁隸四名。若內閣大臣。則隨所帶銜撥與。非復本院例也。成化初、修撰羅倫獨不受皁隸柴薪銀。嘗論咎楊東里之失。或謂出自君命。受之、無害於義。然或有署印互爭直堂。至成隙者有之。其視倫賢不肖。抑又遠矣。

輿馬

本院官皆乘馬。遷至三品。例乘肩輿。獨掌署南京院印者。與三品同。蓋舊規也。前輩質樸。庶吉士多步行。或有乘驢者。若途次相遇。洪武中。學士遇公侯。引馬卻避。二品引馬側立。三品分道而行。永樂以後。本院

雖六品以下官。惟前輩在內閣官尊者。引馬側立。餘舉手而已。成化中有史官遇尚書爲所呵。內閣聞而使人讓之。謝過乃已。蓋本院職雖卑。而倚任則重。故與公卿抗禮而不避。自太宗時始也。雖然。行修名彰。足爲輿衞誰敢侮之。若過自貶損。怯媚權勢。則不可爾。

翰林記卷第五

到任燕會

本院官銓注後。吏部題本以到任管事請有旨俞允。且公服謝恩。擇日詣外公署與同寮相見。謂之到任。本院自內閣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樂學士列坐於上。新任者坐於前之左。講讀坐於前之右。餘皆旁坐。公燕之盛。蓋諸衙門所無。又數日新任者回席。比前務加盛。若甲首則狀元出燕錢倍第二第三人。其後併在一日同寮先設小席以待新任者。序賓主東西列坐。飲數行卽徹去。就新任者之席勸酬。大率成禮而已。然五品以上。博士以下不預。唯講讀史官在焉。非舊典也。聚金之燕。或久乃舉行云。庶吉士初入館。則內閣學士而下。皆送外公署備燕席待之。庶吉士亦回席。然不謂之到任者。以非職官故也。

考滿

本院官凡歷俸連閏計三年。例給由考滿。六年九年皆然。先具脚色事蹟、及過名有無呈掌印官。以憑考覈。乃往吏部相見。六品以下循廊至堂上送迎。待以殊禮。五品以上。冢宰迎至後堂。賓主坐談送出。移咨都察院。掌院官皆迎至後堂。坐談送出。不計以崇卑云。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定考覈之法。翰林院等衙門爲近侍。不係常選官員。任滿黜陟。取自上裁。蓋未嘗往吏部也。十六年六月己卯吏部奏定考覈之制。

在京翰林院等衙門屬官。俱從正官考覈。各以功過稱職與否。開具送部。覈考從之。永樂元年吏部奏准本院五品以下堂上官照例不考。五年奏准詹事府六品以上官亦不考。俟九年奏請黜陟。而凡左右春坊、司經局、中書舍人。俱不咨都察院。惟吏部考覈。而本院官猶咨都察院劄付河南道覈考。與洪武時異矣。近凡考滿。皆吏部引奏復職。六年亦然。九年則考功司例差官送題作文。不知起自何時。大率皆非祖宗禮待文學侍從之舊也。九年考滿。該陞品級具奏。取自上裁。尚循舊典焉。若考察之法。或開一舉行。成化四年令翰林院屬官幷帶俸官譯字等官。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宏治元年令翰林院官亦從吏部考察。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惟翰林學士不在五品之例。百餘年來。儒臣未嘗玷清議。自考察之典行。修撰錢福、編修孫清。蓋由茲退者。夫惟祖宗之世。日勤晉接。照臨雖遠不遺。而何邇臣之能掩。然既著爲令甲。耳目有攸寄矣。嗟乎。愼名檢者。盍自勵哉。

遷轉

聖祖定本院官爲近侍清貴之職。凡遷轉皆出自上裁。未嘗付諸銓衡。百餘年來遵之不易。然洪武中自本院官遷轉者多。大拜二年十月以應奉睢稼爲中書省參政。十九年二月以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二十七年九月以少詹事任亨泰爲禮部尚書。二十八年四月以編修齊麟爲禮部右侍郎。盧原質爲太常寺少卿。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已而拜禮部左侍郎。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又有依資格者。三年十二月以

侍讀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太史令劉基爲宏文館學士。十二年十一月以修撰詹原霖爲通政司右參議。十五年四月以正字魏德壽爲春坊司直郎。八月祭酒吳顒有罪。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代之。二十九年二月以修撰黃觀爲尚寶司卿。編修張顯宗爲太常寺丞。凡此皆出自親擢故也。又有止在本院者。如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之類。永樂遷轉。亦止在本院。獨元年十一月爲異典。時舉人王俑以薦爲檢討。既命下。上問左右曰。檢討之下何官。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問已除人否。復以已除對。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也。國家用人。以賢以勞。俑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與勞者居其下。何以服士心。遂令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俑同。遂陞博士張伯顒、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侍書蘇伯厚、待詔王延齡、劉宗平、解縉皆檢討。其後內閣陞擢多至三孤。仁宣二朝任益隆矣。事見前卷。自是本院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名雖親擢。實則循資格也。惟正統末。侍讀楊鼎、徐珵擢副都御史。檢討王詢擢大理寺丞。各巡撫河南、山東、貴州等處地方。成化初。修撰張頤擢僉都御史、巡撫特殊。餘惟始遷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轉。則吏部尚書侍郎以至內閣不及他途云。天順二年。學士李紹陞禮部右侍郎。實出上命。及履任。公卿往賀。吏部尚書王翱舉酒酹曰。天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多旨授。故云然。已而權幸不平。伺閒譖紹奏事多南音。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爲。會祭酒缺。吏部請以紹兼領之。上謂王翱曰。吏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孝宗登極。推恩宮寮。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初當筆者猶擬南京。上覽疏以筆塗去南京二字。列聖禮重儒臣。

若此者尙多。姑記其略。

贻恩封贈

凡贻恩受封贈。三年考滿及特恩始有之。本院正官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吏部奏聞。其手本開寫合搜散官幷年籍脚色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吏部仍具手本。於御前用寶訖。具奏御前頒給。講讀以下官亦如之。第用同寮勘結送吏部驗封司爲不同耳。其最異者。洪武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詔贈其父原贈禮部侍郎文昭爲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母德人陳氏贈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寺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妻賈氏封亦如之。誥辭皆上所親製。稱濂有曰。德量之宏。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天下榮之。成化十五年少詹事兼學士王獻滿三載。乞恩移封父母。許之。時制、凡朝臣五品已封者。卽四品不封。獻父已贈諭德。於是加贈少詹事。皆兼兩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罕與爲媲。時又工部右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太常寺卿兼侍讀劉珝。以親老陳情。未經一考。乞贻恩給封誥。詔從之。宏治中禮部右侍部謝鐸考績。奏言祖母趙氏以節死。請輟所得封誥移爲旌典。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誥命。皆出異數也。

改調外擢

吳二年修撰朱夢炎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此改調外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學士陶安出爲江西行省參政。八年編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詳。上譴之。出爲晉府長史。九年編修張鳳擢廣西行省參政。十六年八月以

侍講學士李狆爲浙江右布政使。左春坊正字魏德壽爲江西右布政使。二十五年八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坐東宮事。出爲河南左參議。自是近侍文學之臣。或遂以爲例。而或有出自上怒者。永樂初。洪國公邱福以儲位未建。請立漢王高煦。上詔學士解縉定議立仁宗。然祕未發。明年立皇太子。又明年福等所議泄於外。高煦言於上曰。藩府之舊。泄者其維縉乎。遂出縉爲廣西右參議。又有出自薦舉者。正統元年正月。大學士楊士奇舉侍講劉永清材堪繁劇。出爲廣東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侍講陳文亦以大學士高穀薦爲雲南右布政使。至成化二十三年。司經局洗馬羅璟服闋至京師。爲鄉人所陰中。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宏治十一年庶子王世以事出爲廣西左參政。若太祖時起居注王禕出爲南康府同知。特賜金帶寵勞之。後復召自漳州判爲待制。特歷試以難劇。且出於寵勞。非左遷也。正德時學士張芮或咎其無文名。逆瑾用事。遂出爲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瑭以抗直不跪逆瑾。出爲開州同知。大率本院官外推皆升高位。無有對品調者。若王禕則出自聖祖親擢。事體不同。不宜援以爲例也。

降謫

洪武中本院官降職爲屬官、或國子及風憲等職。元年十月以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此降職之始也。三年十一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修。八年七月降編修答祿與權爲典籍。九年十月降編修朱孟辨爲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降待制吳沈爲編修。十三年六月復官。尋降典籍拜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八月降東閣大學士吳沈爲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也。尋改爲國子傅士。

十五年華蓋殿大學士邵質降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十二月降學士劉三吾爲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爲助教。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三吾等在職怠惰。而黜降別用。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俱令教國子。未幾。俱復職。二十四年鈞以稽古不稱旨。仍降助教。三十年編修景清改御史。其後侍講戴德彝、編修尹昌隆亦然。洪熙初。侍講李時勉以言事降交趾道御史。修撰羅汝敬亦以言事降河南道御史。此皆內任者。洪武四年八月。侍讀學士魏觀坐考禮不以時。謫龍南知縣。編修宋濂坐祭孔子遲慢。謫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致仕學士詹同等至京師。賜宴奉天門。復同官。觀與濂皆禮部主事。十二月擢觀國子祭酒。濂太子贊善大夫。此外謫復任之始也。九年六月修撰朱善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未至。賜還鄉。十五年三月謫編修吳沈爲臨洮府渭源縣學教諭。未行。復以爲典籍。十六年典籍吳伯宗降太常寺丞。不拜。又除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知縣。正統中編修賴世隆坐事、降浙江台州府經歷。後召還。已卒。天順中修撰岳正謫廣東欽州同知。未行。復令編戍。曹石譖之故也。學士李賢亦外謫復留。成化元年學士黃諫坐罪降廣州府通判。二年侍講學士錢溥坐罪。降順德知縣。三年修撰羅倫以言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事。忤旨。降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舉。五年編修張懋、黃仲昭、檢討莊昶、同疏諫上元燈火不宜令詞臣應制賦詩。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爲知縣。昶爲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人謂之翰林四諫。十二年學士江朝宗坐事降廣東市舶司提舉。正德初修孝宗實錄擠黜大半修會典者。亦退降其陞職。於是侍讀徐穆等調南京員外郎。

亦有降知縣者皆以擴充政務爲名事出逆揣非上意也尋皆召復後編修王思直諫謫廣東三河驛丞上南巡修撰舒芬等以諫亦謫副提舉等官觀諸聖祖時降謫雖或不免而其牽復眷顧之恩與各衙門自不同矣優待儒臣貴出前代未嘗有一斥不復者此所以爲文明之世也

起用

洪武元年起故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等至京師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又起前起居注王禕爲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年驛召金縣知縣吳伯宗除檢討尋拜武英殿大學士以薦舉失人出知三河縣復召還爲檢討十七年上思用老成驛召前修撰朱善於家至則授待詔尋拜文淵閣大學士三十一年起前河南左參議董倫至自雲南拜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前山西右參政王景亦謫雲南召以爲侍讀又起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侍講前御史解縉爲待詔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仁宗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黃淮於獄命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又起前司經局洗馬兼編修楊溥復其官尋陞學士正統四年查冗官剩員檢討李紹等放歸田里期年驛召復任天順八年前修撰岳正自戍所召還未及用而上晏駕憲宗卽位有詔仍原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其勿調命充經筵官成化二年閏三月復順德知縣錢溥爲侍讀學士致仕尋起爲南京禮部侍郎三年三月起用前學士商輅於內閣五年七月起前學士倪謙復職尋進禮部右侍郎六年復市舶提舉羅倫爲修撰宏治初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起於謝病編修王敕起自外謫爲四川提學僉事南京禮部員外郎羅璟起爲福建

提學副使。十年五月侍讀學士致仕程敏政、前左庶子張昇、皆復官。正德五年逆瑾誅起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等爲侍讀等官。處州府同知張芮亦起爲南京尚寶司卿。尋擢南京太常寺卿。檢討劉瑞起自外調。爲浙江提學副使。十六年前修撰何瑭亦起自外調。爲副使提學山西云。

起復

國初隆重儒臣。惟以孝德。故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皆當丁憂。未嘗奪情起復。其起復者。扣算年月以補行之。蓋又以詔臣子之移孝爲忠也。惟永樂中始有制中起復之事。六年夏學士楊榮居父喪。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復居母喪。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北京。不許。九年春奉命始奔喪。遣中使護送。榮還時。洗馬楊溥侍春宮。丁父憂。詔奪情起復侍讀。二十二年大學士黃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起復內閣視事。洪熙元年大學士金幼孜亦丁母憂。宣宗召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正統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居母憂。忽校尉至門宣喚入朝。傳郕王令旨。著時與商輅、陳循、同辦事。時具啓辭不允。令奪情辦事。內官促送入內閣。乃去。景泰七年少詹事劉鉉養母死。朝廷欲奪情。力求終制。從之。成化初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詔留之。臺諫不敢論說。修撰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倫上疏陳古今起復之是非。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玦故事言事。卒不允。七年四月有詔起復學士柯潛爲祭酒。具疏懇允終制。許之。時內閣大學士劉吉罹難起復。侍講陳音勸使終制。且與之書。言當身任綱常。以先百僚。吉終身銜之。嗚呼。昔嘗讀宋人複起復陳升之爲宰相之制也。未嘗不掩卷而三嘆

息焉。其言曰。閔子要經而服政。先賢稱得事君之宜。晉侯墨綬而卽戎。前志謂達變化之用。嗚呼。升之果何如人哉。自羅倫之疏播傳於世。此風稍革。然正德中尙有起復大學士楊廷和之命。不果行云。

恩澤奏改

會典云。凡父兄伯叔任堂上官。其弟男子姪有任科道者。對品改調。然未始改入翰林也。天順元年、右都御史耿九疇子裕方爲給事中。建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檢討。恩澤奏改始此。九疇尋坐事。裕亦出爲泗州判官。正德中吏部尙書許進援九疇例。奏改其子戶科給事中誥爲檢討。監察御史讚爲編修。後進爲逆瑾所擠。於是調誥全州判官。讚臨江知縣。

添設

洪武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尙書博士二人。秩從八品。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爲之。令仲恭於潭王府說書。庸於魯王府說書。添設始此。成化中改修撰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倫養病而去。二十三年修撰曾彥、編修楊守阯、同以秩滿有嗾之者。俱陞南京侍讀。食從五品俸。宏治改元。召還本院。皆添設也。然非初制矣。

乞外

洪武六年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得太平府學教授。七年編修張狨入對乞外。命爲南陽府學教授。永樂中編修李貞爲高州府學教授。陳景著爲福州府學教授。貞以痼疾。景著以養母。俱乞外。而景著得任原籍云。原聖祖所以處之於風化之職者。蓋優之也。其後作復起爲司業。狨復起爲御史。貞暨景著未久。

卒於任焉。又其後檢討潘畿、黃約仲、欲致仕不可。皆告除本縣教授以去。英宗時始擇文學之臣。出任憲司總學政。正統元年修撰王鉉自致仕起用。辭疾乞外任。詔擢江西僉事提督學校。未幾。編修彭琉出爲廣東提學僉事。檢討陳璲出爲廣西提學僉事。康政亦出爲四川提學僉事。自是本院官乞外者。後以爲例。成化中侍講焦芳、編修敖山、宏治中編修蘇葵、檢討李遜學、劉瑞、正德中編修余本、檢討盛端明、張邦奇皆然。歷俸稍深。則擢副使。若葵則以事忤權貴而去者。學士王鏊贈之詩。有曰。嚴生久厭承明直。楊億俄成册府書。蓋有所爲而發。

給假

在京官凡省親、展墓、歸娶、及送子還鄉、改葬先墓、具有定制。獨本院儒臣多出特恩。宋濂事太祖。壬寅年八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洪武初編修張藻仲歸娶。詔給驛歸。幷賜寶鈔。七年十月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侍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於上。宜即旋歸。歸即遄至。毋久淹爲也。因出內府錢分賜。以爲道途費。永樂元年七月侍講楊榮請告歸省。詔馳驛往還。十月榮以妻喪。復詔乘傳歸葬。仁宗即位。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於是大學士金幼孜首奏歸省其母。左春坊大學士王英亦乞歸省。皆俾馳驛往還。賜賚甚厚。宣宗初。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焚黃。宣德元年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其母。於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十月大學士張瑛給假省父。侍讀曾鶴齡告歸省。亦俞允。宣德

六年二月編修謝璉初考得貤封二親。遂給假歸省。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甫數旬而還。詔勞賚之。於是侍讀林環、侍講邢寬、編修陳全、江淵、龔錡、皆得請。二年十二月右諭德黎悊在任甫五年。謁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修撰連景賢展墓亦如之。三年六月學士李時勉以歷俸三年。賜展墓五年二月少師楊士奇奉勑展墓。寵錫便蕃。前此未有也。是年庶吉士雷復等亦歸省予告。十二年四月學士馬愉以父病乞歸省。詔許之。賜以驛騎幷藥餌費。實異數云。天順初洗馬兼修撰柯潛拜尚寶少卿。兼職如故。即告歸省。得允。修撰黃獻入仕僅五年。亦得賜歸省。皆給驛往還。成化元年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致仕而南。其子編修岳予告省親。及謙疾。再乞歸省。因得終制。二年大學士彭時乞歸省。詔馳驛往還。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逾月半。勑促還朝。明年二月至。上慰勞之。宏治中侍讀學士傅瀚在官二十四年矣。上疏歸省。許之。學士張芮、右諭德蔣冕、乞歸省母。上皆許給傳焉。編修謝丕授官。逾年給假省親。亦從其請。正德中編修孫紹祖、修撰唐皐、乞歸改葬先墓。詔允之。檢討張星給假送母南還。亦從其請。大率近侍衙門多沾恩賜。而本院尤渥。故予告之典。亦多曠見者。姑識所聞如此。

侍親

皇朝以孝治天下。侍養之典。著在令甲。其在近臣。予告尤多。洪武中太子贊善大夫和希文言於東朝曰。小臣有母。春秋之高。八十有四矣。無他兄弟以爲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於聖祖。詔許歸養焉。此後侍親者多見俞允。不能悉記。正統中則有

檢討何□之屬。皆終養起用。宏治四年南京侍講學士張元禎以母老再謝病歸。越五年召修會典。遷學士充日講官。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六年編修劉存業乞歸侍養。以五年爲期。從之。後存業起復。先母而卒。論者俱有遺憾。

迎養

國初嘗令在京官員有親在者許迎養。永樂中修撰羅汝敬之父以明就養京師。朝上於奉天門。見皇太子於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黃淮之父性累封至右春坊大學士。仁宗監國屢問安否。嘗賜瓊玉膏一器。天順中李賢之父昇封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以貤恩詣闕謝。就養者數月。及陛辭。上特賜寶鈔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陛下之賜也。迎養父母。尚多有之。而其特蒙優賜。惟三數公爲然。

養疾

國初乙巳年春三月十五日。起居注宋濂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問近臣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病勢稍損否。對曰。如初。越二日又問。復對如初。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懽然相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及宣上旨。濂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上勑黃門內使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於道。時方嚴肩輿

之禁。雖相國亦不之許。特命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又數日。皇太子以舊學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繒幣白金之屬。又二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始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幷致書太子。上謂太子曰。此書汝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押。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卽其家以賜。六月七日也。濂之自敍如此。聖明之禮遇文儒。可謂隆矣。宣德初大學士黃淮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鈔萬貫。陞辭加賜萬貫。旣歸。遂乞致仕。丁外艱。賜祭葬以一品禮。淮入謝。賜遊西苑。召淮之子采從行。且特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於山之麓。淮獻詩以謝。上悅。比辭。宴餞於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織金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上留之數月。乃還。又明年、英宗卽位。淮入朝進香。亦留月餘乃辭歸云。正統元年。編修楊珙養疾。詔許之。天順末。禮部侍郎兼學士李紹爲修實錄副總裁。書垂成。沾微疾。卽上章求解任。累不獲。俞允。成化二年八月上察其誠。許暫歸。候疾愈復來。七年用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爲祭酒。降勑召之。未及門而紹卒矣。三年編修張元禎謝病。得允。家居者二十年。孝宗卽位。乃起爲左贊善。二十三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彭華始得風疾。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蔬米。越三月辭祿不許。又三月特令官賜麒麟服。再辭。辭益懇。乃得俞旨。俾歸就醫藥。疾已卽來。濒行又賜金綺襲衣。輿疾出都城、過闕門。匍匐稽顙。因泣下沾臆而去。宏治四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疾作。在告三月。上疏請停俸給。不許。每時節珍味。卽賜於家。憲廟實錄成。

以副總裁陞禮部右侍郎。明年復懇辭。乃許之。仍詔疾愈當復用。十六年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以疾在告。累疏乃許歸就醫。命給驛以行。令有司俟病愈奏聞。蓋養疾得給驛者。惟本院。遂爲定制焉。

移疾

在內臣工或以事移疾者。祖宗以來。未嘗沮抑順人情以爲治也。惟成化初編修陸簡之叔刑部主事愷卒於京邸。簡移疾乞恩護其喪歸葬。上特許之。詞林皆高其誼。

辭職不拜

洪武初。故元溫州路教授江寧陳遇隱居於寧。以謀臣秦從龍薦。召見。上與語大悅。即拜學士。固辭不受命。上不之強也。其後徵聘之士。膺館職不拜者。多從其請。國子學正蘇伯衡擢國史編修官。以瞶辭歸。已而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還。上命舉可自代者。即以伯權應詔。既至。復固辭。上憫其誠。賜文綺賞之。俾老焉。天順中吳與弼辭左諭德。語在薦舉類。皆高尚其事也。

優老

吳元年十一月詔以侍讀學士朱升年老。特免朝謁。洪武二年以危素爲侍講學士。尋兼宏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七年五月命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致仕。六月復召以爲學士承旨。罷所兼職務以優之。又以學士宋濂老而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令羣臣賡和。示寵澤焉。永樂中學士曾棨年逾六十疾。一日侍朝。遄引退。上見之輒免當日朝。宣德中上念先朝老臣尚書兼詹事蹇義、

大學士楊榮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勑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賜玉帶及御製詩畫。以見優寵。正統時學士王直累遷至尚書。年近八十以上。特詔免朝謁。學士王英亦累遷至禮部侍郎。上章乞休者屢次。十三年八月上特陞英爲南京禮部尚書。謝恩之日。內傳旨曰。以卿久仕先朝。多效勤勞。進秩南京。俾得安逸。宏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年七十。以疾在告。疏上辭不許。命醫診視。遣中使賜羊酒楮幣。諭令風雨及大寒暑免朝。蓋成周尊禮黃耆、俾耆壽俊在厥服。不啻如此。

致仕優禮

洪武七年學士承旨詹同既復任。欲以年請老不敢言。上知之。八月甲申詔致仕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勑內官扶掖而出。乙巳親製文一篇以賜。九年十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行。上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留者數月。十年二月遂辭歸。瀕行賜金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賜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上復曰。大江漲不可舟。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其孫中書舍人愼護行。濂至家既拜表。遣愼詣闕稱謝。復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謂忠良之臣。勳榮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卿得全耳。濂辭時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遂入朝。越十有四日。見上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翌日上降勑。特遣儀習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咨詢備至。便殿

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所諫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濂不見留。寺人衞卒見濂。亦皆以手加額。推排迎拜。凡七旬餘。以歲暮力辭還。復選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之指畫。既行數日。上問其子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首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於是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皆爲詩歌以紀之。八年正月修撰李叔兌以年老乞致仕。從之。七月待制王僎致仕。賜以綺帛。給舟車還鄉。十年八月賜應奉陳傳還鄉。御製詩文賜之。十一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致仕。製文賜之。有曰。千載一遇。古之人通言。然全於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八年七月賜待制王僎致仕。十四年九月賜修撰趙楫致仕。十五年十二月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並加優禮。皆年老之故也。十八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遘危疾。上命醫治。月餘增劇。遣其子逢掖詣闕上訴。得告歸。十九年二月左司直郎汪仲魯請老。上期秋至。乃俞其請。三月朏。上御奉天門。召仲魯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見召乎。起對曰。不知。昨期秋至。方許爾歸。已亦思之。若年光陰有限。矧喘嗽誠未易痊。今卽還鄉。無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邑官或來見。當閉門謝之。否則筆之於簡。俾僮僕示之。答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恆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曰。如是則可以考終矣。仲魯叩首謝。明日陛辭而還。洪熙元年春國子祭酒兼侍講掌本院事胡儼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賜璽書

褒美。復其子孫。詔給舟車。賜楮幣爲道里費。未幾。侍講余靖、修撰李宗儒以疾陳乞致仕。許之。英宗復辟。大學仕高穀懇乞骸骨。上憫其老。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賜勑褒之。學士薛瑄入閣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福。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乞致仕去。成化十三年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以疾致仕。詔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衣白鎰。給驛以歸。孝宗卽位。少師兼大學士萬安等。老當致仕。上風之使退。安居位自若。勑遣中官解其牙牌乃去。宏治十年少師兼大學士徐溥以目眚致仕。上加優渥焉。正德初逆瑾用事。少師兼大學士劉健、少保兼大學士謝遷、皆致仕。而少傅兼大學士李東陽獨留。其和遷登舟見寄詩。有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蹲鳳我何人。蓋自傷也。東陽於是調和其閒。瑾誅後。累加至少師。食正一品俸致仕。歲時賜鮮及頒上尊珍饌。與任事時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未有者。

宥過

本院刑名屬刑部。山西清吏司及大理寺左丞糾覈過名。則屬河南道御史。然祖宗時禮待儒紳。多見宥免。洪武初。有御史言學士陶安隱微之事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不聽。已而本院官以失儀見呵。太子正字桂彥良奏言。當取其長而略其短。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後略其短。以造其全耳。九年十月壬午上御午門樓。學士承旨宋濂、編修傅藻等、奏事由左門入。監察御史吉昌等劾之。詔皆宥之。他日濂又以事情見責。上製其誥

詞有曰。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施行。則甚有不足。蓋惜之也。三十二年八月監察御史秦新奏劾諸司案牘稽遲者。請速問之。詔貸其罪。以移文責報。惟翰林院勿問。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學士劉三吾自陳子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皆緣失教。自當引退。以勵廉恥。遂免其官。明年九月復職。永樂中侍講曾棨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連棨者。人以爲危。太祖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門。上亦以棨故不問。編修楊敬便道過家。有司奏其冒支廩給。擅使驛遞人夫。上怒曰。敬奉朕命。奈何辱之。詔不問。水東日記云。凡大班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赦之。國家之禮重儒臣如此。

曲宥私親

永樂六年上北巡。皇太子監國。留左諭德兼侍講楊士奇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爲民。士奇顧其子尚幼。而母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詞意甚懇切。監國憫之。遂以京給士奇。并開羅氏軍籍。學士楊溥江陵產也。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瘴鄉。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逮無虛歲。溥母甚厭苦之。溥乘閒以聞。上優詔復其家。

郵典

成憲凡學士大學士以一品兼者。及贈一品者。其沒也賜祭四壇。若父母妻則一壇。以侍郎兼學士贈尚

書者賜祭二壇。他官四品以下無郵典。惟本院最爲崇異。洪武二十四年十月編修唐震卒於四川。命禮部遣官往祭之。仍命還其喪於京師。二十三年十月編修盧原質奔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辛巳年九月修撰王良卒。遣禮部左侍郎黃觀諭祭。宣德七年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英丁母憂。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之奔喪。尋奪哀還朝。成化四年學士柯潛丁父憂。有司請賜祭。有旨幷與葬。六年正月復丁母憂。朝廷聞知。遣官諭祭。五品父母有郵典。自潛始也。七年左庶子兼侍講徐溥丁父憂。特遣官賜祭。十三年溥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母憂。賜白金楮幣及葬祭。二十年侍講學士李東陽丁父憂。賜祭一壇。正德初學士張芮以宮恩加從四品俸。丁母憂。特賜葬祭。

翰林記卷第六

朝參

凡朝參。洪武中常朝御謹身、華蓋、奉天三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每遇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前東宮云。永樂初。令內閣儒臣侍朝。立金臺東。御三殿皆陞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奉天門之制。正統初。內閣官始移下貼御道東序立。本院官則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後。御西角門。亦如之。若午朝晚朝之儀。洪武時。無可考者。永樂中。午朝御左順門。既陞御座。內官設案。內閣及本院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止御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朝。而晚朝遂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於上。上之情達於下。所以爲泰。不然。雖有國若無國矣。故曰。無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也。君臣相見。不過視朝數刻。遙相唯諾。君或不識其臣。臣或不交一言於君。上下從事。不過章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鉞。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聞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由言也。愚

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說者以爲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蓋外朝爲尊。中朝爲親也。唐皇城之南。一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蓋古之治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武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執。蓋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治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太祖太宗時。華蓋、謹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而今久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外朝或可閒歇。而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上隨意決之。難決者或從容問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凡謝恩朝見之類。皆得上殿。咫尺相對。略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善惡。閭閻之疾苦。古今之治亂。皆得畢陳於前。如此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有何不可爲

者

侍坐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准。凡大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罽繡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尚書之上。學士在光祿卿之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尚書焉。十六年十一月甲寅。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於西角門東向。若華蓋殿、坐於鹿頂外、東西向。永樂以後。御三殿或便殿行幸。無不賜坐者。惟仁宣二朝。始以尚書侍郎兼學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英廟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大祀天地、次日慶成。大宴羣臣、學士陞殿侍坐。在文職四品之上。本院及詹事府坊局經筵官。在六科都給事中之上。中左門序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俸官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通事舍人在鴻臚寺署丞之上。丹墀中序坐。正統二年特命侍講一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風憲者。另列於丹陛下之東西稍北。而庶吉士與焉。

殿上侍班

常朝御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升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啓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

班。有違越失儀者。從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等掌印官、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尚寶司。西班則五府等掌印官、及給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萬壽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詔進實錄册立册封始御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偕禮部鴻臚寺及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最先入。循殿旁至華蓋殿前候上出。鴻臚寺官奏執事官行禮。禮甫畢。即趨出。復從殿旁趨入奉天殿內北向立候。雙炬自中前導。則駕至矣。及上陞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定。趨至寶座之東。西向與中書舍人對立。候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景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敘嘗言於景帝曰。臣自永樂以來。職叨班行。伏見太宗、仁宗、宣宗臨御之時。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止與對者相知。他人皆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三朝聖諭錄所載。曰翰林諸臣奏事右

順門。又曰上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當時君臣相與。蓋可見也。

便殿入奏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每出御奉天門。諸司有奏事。常規退御便殿。有時以事入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已而罷之。使近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析薪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觔。供宮中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旨賦粟八十萬觔。得無過多。是雖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除四十萬觔。卽其事也。至正統時。遂廢。景泰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萬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嘻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底於雍熙也。疏上。不省。今按聖祖時出入禁籞。以至臨朝侍臣無不從者。有所擬議。欲行播告。則翰林院官承旨草制。中書舍人當御謄寫。謂之副墨。尚寶司官用寶。卽時發行。若有險邪在側。或事當參駁。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抗聲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

彈劾。定之所云。與王鏊論視朝互相發明。然猶未詳及於此。採而行之。以復成憲。是在今日。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日在館閣。吳沈、劉三吾、胡廣、楊士奇、胡儼、王英、王直輩。嘗有內直倡和詩。偶記曾棨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東華樓觀鬱岧嶢。高閣新成抗碧霄。祕府圖書金作匱。御溝流水玉爲橋。草分翠色承殷輅。鳥弄歌聲和舜韶。僚直幾回清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蓋當時車駕嘗臨幸館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而已。

留宿

洪武三年。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內閣七人者常召至燕寢論事。或命假寐。至達旦乃出。及太宗上賓。仁宗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英、同定大喪禮。議國政。宿內閣者凡七日。正統中。三殿新成。學士楊溥受命草詔。夜直東閣。作詩紀其事。有奎宿光臨東閣邃。觚稜影接北辰高之句云。

侍遊禁苑

聖祖制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爲言。故當時儒臣。每得侍上遊觀禁苑。而亭臺樓閣。靡不登眺。相與笑談。一如家人父子。凡以通上下之情。而成天地之交也。學士宋濂嘗侍上後苑觀稼。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生民之良苦。實盛德也。洪武六年正月丙午。上御武樓之

便閣。召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贊善大夫宋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勑中貴人取所儲甘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甖跪進。玉潔珠圓。世所未覩也。已而詔弃甖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取杓傾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以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疴而享遐齡。寧等飲畢。奠爵於几。頓首而退。賦甘露頌詩以侈其榮。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一日上問曰。卿昨飲酒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濂悉以其實對。上笑曰。卿飲酒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久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永樂中學士解縉、胡廣等七人。從上幸北京。每令節燕閒、扈駕登萬歲山。侍宴廣寒殿。泛太液池以爲常。廣等多爲歌詩以紀之。宣宗時、宸遊尤多。宣德三年三月庚辰。上命尚書蹇義、內閣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許乘馬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度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賜茶及素羞十餘品。而凡蕩槳持楫者。皆中使倡和合律。已而抵新建圓殿。地勢奇勝。金碧照耀。恍若身在蓬萊宮闕。有閒、上乘馬至。慰勞甚周。皆叩首稱萬歲。上大喜。徘徊久之。特召士奇、榮諭以天下無事。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士奇、榮叩首稱謝而退。傳諭羣臣。方憑檻觀中官拏舟網魚。復有旨人賜御釀玉醅一甌。飲既、復命乘馬遊小山。行一里許。上乘馬繼至。羣臣匆促將下馬迎。特旨勿下。諭中官人賜鈔三千貫。從者

人三錠。且令中官陪至小山飲饌。盡醉而歸。駕遂回。未半里。遇池中水鳥羣飛。上親發一矢中一鳥。墜馬前。諸臣方入小山門。遙見中官持鳥至。傳命賜義等炙食之。羣臣望闕叩首謝。遂徧遊小山觀二獅子滾球。幷金龍噴水水簾及曲水流觴之處。皆雕琢奇異。布置神巧。莫不讚歎。良久乃退。坐松栢閒亭。酒饌皆珍奇之品。中官相與勸酬甚歡。酒未闌、人賜鸚鵡一。將徹。復賜從者酒食。皆醉飽而歸。及出西安門。天既暝。抵家。則漏初下矣。朔旦義等方相率詣御前稱謝。而中官傳旨免謝云。士奇、榮皆爲詩以紀之。七月十有一日。召尙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春苑。夾路皆嘉植。前至一殿。棟宇宏壯。金碧焜耀。其後瑤臺玉砌。奇石森聳。環植花卉。香豔穠郁。引泉爲方池。上玉龍高盈丈。噴激下注。入于石渠。直透殿內。兩旁石溝。龍之首圓轉各有二竅並列。其一水貫其中。委曲縈迴。復流至第二竅。乃入于池。直通殿外石池。池之中奇石屹立。不假雕琢。宛若升龍之狀。上四竅以通泉脈。而常閉之。啓其竅。則水皆湧出。直上盈丈。與殿後石龍吐水相應。池南又有臺。高數尺。森列異石。植以花卉。紛披掩映。殿陛前有二石。左如龍翔。右如鳳舞。天然奇巧。宛若生成。初上御殿中。召義等語政務。良久乃曰。此旁復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翦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於是中官引至一小殿。棟梁椽桷皆以山木爲之。而覆之以草。四面欄楯亦然。不加斲削。少西、有路迂迴入荊扉。則有河。石甃之。河南有小橋。覆以草亭。左右復有草亭。亦東西相望。宛若台星。枕橋而渡。其下皆水。游魚物躍可觀。中爲小殿。有東西齋有軒。以爲彈琴讀書之所。悉以草覆之。四圍編竹籬。籬下皆蔬茹匏瓜之類。觀畢。上臨河命舉網。得魚數尾。命

中官具酒饌。賜魚羹。既而召至前。賜以金帛纏環玉鈎等物。遂賜宴于東廡。珍羞異味。不可勝紀。復被旨令各盡醉而歸。則暝矣。士奇賦四言詩九章。曰齋宮。曰圓亭。曰方沼。曰翠渠。曰黛峯。曰靈泉。曰御苑。曰嘉魚。曰瑞匏。榮亦賦長歌。次早進謝焉。七年七月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以元興替之故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上曰。然。正統景泰中。蓋鮮聞矣。英宗復辟。始與諸大臣同遊。天順四年四月十六辰刻。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翱、李賢、馬昂、學士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三人鼓琴。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矣。因皆叩首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慍。幸甚。上起。人賜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皆叩首而出。嘗觀君臣之際。上貴致其禮。下貴盡其誠。若私昵媟褻。流連光景。殆非聖祖所謂同遊之初意也已。

燕飲賡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濂、侍講學士危素、侍讀學士詹同、直學士陳經、待制王禕、起居注魏觀、吳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上屢盡觴。中官承旨宣勸甚力。濂數以弗勝梧杓固辭。上曰。卿但飲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冬日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濂最先。禕次之。觀、琳、經同又次之。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沾

醉而退。六年開局禁中。修大明歷日。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上燕乾淸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時繕書監生黃昶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斗。少選、奉御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卿常爲朕書之。濂於是受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才美。而御製之詩則幷及君臣飲燕之故。濂歸與昶言之。以爲詞壇盛事。八年八月甲午上觀於水陌。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成。詣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賓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始試之。濂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曰。卿宜更酹一觴。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顏面變赬。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安樂太平之盛也。濂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勑給事中宋善等賦醉學士歌云。宣宗尤喜爲詩。初卽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

勉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侍遊東苑。上賜時勉酒。酌以上所御金甌。時勉頓首辭曰。臣敢與陛下同飲。不敢與陛下同器。上悅。命易以銀爵。既醉。上出御製詩俾賡之。宣德六年萬壽聖節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胡濙、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命。惟爾四人贊翼之力。賜宴盡歡而罷。明日士奇、榮各奉和賡製以獻。又嘗與大學士黃淮、楊榮飲於萬歲山。淮獻詩。他日陛辭。復燕飲於大液池。御製長歌以贈焉。語在第五卷。嗟乎。虞廷喜起。卷阿遊歌。其響不聞久矣。至我朝而續。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賡和之際。而至情藹然。迥出千古。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

召對

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左右近侍時嘗皆得接見。自英宗以幼冲嗣位。此禮遂廢。惟有大事則傳奉召之。問對一二語遽出。因襲以爲故事。景帝時壅蔽尤甚。及英宗復辟。始知其由。乃親決章奏。日與大學士李賢議之。賢據便殿入奏舊規。每朝退獨留。不待呼召。徑詣上燕閒入見。以承顧問。然同列彭時、呂原恆不得與焉。上嘗謂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觀英宗聖志。蓋勵精求治。而賢不能同人致交有功。爲可憾耳。李東陽曰。東陽自乙卯承乏內閣時。孝宗皇帝臨朝淵默。自朝參復命經筵日講之外。罕接天顏。凡有擬奏陳說答問之類。每用本票揭帖。大則具題本。雖日積月累。往往不能盡。宏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朝食前忽遣司禮監太監韋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上曰。近前。於是直抵御榻。司禮監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前。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又分置硃硯硃筆。授片紙數幅。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略無凝滯。有山西巡撫官本。上顧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上復謂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韋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時出忽召。未有宿辦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閒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自是平臺煖閣。稍稍召對。并及部院大臣。詢其政務。若欲復祖宗之舊者。及孝肅太皇太后之喪。議禮考文。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情。顧上既明習國事。天語嚴密。議論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雖承造膝。後盡一二語。至無閒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而尋繹所受。亦不能悉記也。議者以爲孝宗若久於天位。非惟奏事之制可復。而隆平之治且成矣。

召慰

編修楊士奇始入內閣。每敷對。望見天威。猶有懼色。太宗召而慰之曰。朕知爾文學。親擢於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英廟既復位。退御文華殿。召大學士高穀、學士商輅謂曰。朕在南京。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好用心辦事。成化四年彗見。言官劾內閣大臣商輅等。遂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有何不可。欲加譴謫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輩。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以爲然。乃釋言官不問。而召輅至御榻前。慰勉再三。祖宗之禮貌儒臣往往如此。

召示文翰

太祖皇帝嘗出御製詩文以示詞臣。太子正字桂彥良即於上前大聲誦之琅然。左右驚愕。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嘗出御製勑使彥良指摘。彥良受命盡言。稱上意焉。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敍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敍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指爲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民生。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宣德七年七月。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盡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

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書於圖之後。九年十二月。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皆當。直得古人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册。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嘗須直言。朕不爲忤。

翰林記卷第七

議禮上

祖宗時凡國家禮樂制度皆命本院儒臣議而行之咸取自上裁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及學士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安等奏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上是之又定宗廟時享之禮安與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漢以下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祭合四廟特享宜倣之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如古制二年三月戊戌朱升等奉勑撰齋戒文大祀四日戒三日齋凡七日中祀三日戒二日齋凡五日上命凡祭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生靈祈福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不關於民者不下令八月定大祀受誓戒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文七年六月乙卯上以大祀終獻畢方行分獻於禮未當用宋濂詹同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中獻皆如之八月辛酉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祭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合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

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上是其議。八年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考定大祀登壇脫鳥之禮。學士樂韶鳳奏。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鳥升壇。執事等官。皆脫鳥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韈就位。祭畢。降壇納鳥。從之。十二年正月乙卯。合祀天地於南郊。詔翰林儒臣紀其事。九年五月乙丑。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上命宋濂考古制以聞。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二十五年六月戊辰。以皇太子喪。時享在邇。命翰林院禮部議之。學士劉三吾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宋眞宗居喪。易月服除之明年。遂享太廟。祀天地。服衮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不廢。其鹵簿鼓吹諸樂。皆備而不作。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等神。宜如宋制。惟太廟、先祖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用樂。恐神不樂。所宜亦備而不作。從之。已而上自以己意定郊廟禮樂。庶吉士解縉嘗上疏。言六經殘缺。莫甚於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上嘉其識。先是洪武二年八月。詔天下郡邑舉素志高潔博通今古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書。二十年十月。諭禮部集諸儒臣寮尊卑禮儀舊制重加刪訂。凡二十六條行之。改元之初。即定釋奠先師。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於國學。又詔定親征遣將諸軍禮、及官民喪服之制。又定太歲風雲雷雨岳鎮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其冠禮、皇太子冠。翰林院撰祝文祝辭。因定太子冠禮。尋定皇太子親王及士庶婚禮。俱本院偕中書省臣議上。其王國禮樂及合祀山川之儀。則本院禮部與王府官議上。遂命燕齊祭東海。齊

魯祭東鎭、秦蜀祭西海、晉祭北海、若晉王妃謝氏喪、秦愍王喪、懿文皇太子喪、孝慈皇后喪、則專詔本院定議以聞、成穆貴妃薨、詔本院稽古典、定喪服之制、令父母俱斬衰三年、子爲庶母服期年、書成頒行曰孝慈錄、又考議陵寢祔望節序之祭、及祭前代忠臣用便服行禮等節目、亦皆本院所定、今見於諸儒所纂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等書、雖損益古今之宜、然多出自聖意、衆莫敢違也、雖敢言如解縉、明指其非古、然上亦未嘗以其異己而罪之也、夫以異己者爲罪、則必以迎合者爲功、則是禮樂自臣下出也、嗚呼、聖祖之慮之遠如此、

議禮下

開國之初、命儒臣議定郊祀等大禮、承平後、雖時有所損益、不過喪葬祔祔名號宴賀儀文度數之屬、永樂十一年十二月、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及本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尙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爲當、上顧問翰林諸大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遂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之後、

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乃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己見。定其位次。遂出宸翰。所書正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二十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仁宗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奏已。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上於皇考乃遽卽吉乎。時黃淮議同士奇。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出忿言。尙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豈應偏執己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絰帶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邸寺。用樂。明日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勑禮部設樂。不作。不報。蓋入呂震之言也。楊榮、金幼孜皆欲去。榮卽趨出。士奇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旨。不肯退。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二日。特召士奇等四人至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最是。夫爲君以受直言爲美。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若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遇朕行有未審。但盡意言之。毋

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裏。天順中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學士李賢所服斬衰與衆異。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卽以爲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賢。賢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從之。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禮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難興。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成事而還。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爲不便。召問賢。賢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上卽命舉行。恭讓章皇后乃英廟嫡母也。憲宗卽位。內臣夏時昌言錢后久病。欲專致隆於上生母。賢與彭時據遺詔執不可。夏入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稱太后者耶。時曰。今日與宣德末年事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故在。豈得不尊。夏謂宜照例寫讓表。賢與時曰。臣子誰敢擅寫。天子新卽位。四海顒望。凡事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夏作色以爲偏向。時拱手向天曰。祖宗神靈在上。錢后已無後。何所利而爲之。所以爭者。爲全皇上聖德故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賢等皆曰。然。夏乃再入請命。曰。適皇上再三勸諭。已俞允矣。時等遂執筆書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母妃爲皇太后。夏以爲疑。時曰。加二字好稱呼耳。非有尊卑於其間也。於是尊號之詔遂下。後數日、太監覃包至內閣言曰。幷尊二母。本出上意。但屈於生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矣。時同寮有未發言者

有慙色。蓋此行賢與時之力也。及議山陵。賢等具疏、請建元宮爲三穴。夏復執不從。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崩。傳旨議山陵時等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尙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夏獨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胡后例。葬西山耳。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及諸內臣入面議。時等曰。當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正禮是好。但於周娘娘有礙。故令爾等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了娘娘心。亦不可謂孝。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先帝之意。夏曰。比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允。時曰。待時慮有今日。故預爲此議。今須依前處置乃宜耳。上雖未允。而玉色稍和。時因曰。臣等言未當。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曰。可。進來看。當晚時等具本進。奉有旨令百官會議。明日禮部集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未允。欲別擇地。於是伏闕哭諫。乃行焉。語在伏闕宏治初元詔議憲宗升祔、及孝穆皇太后祔享之禮。議者言人人殊。禮部左侍郎倪岳言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憲考升祔。則懿祖神主當祧。宜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夾室之制。別建一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祧。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孝穆神主宜於奉先

殿旁別爲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於是遂建祧廟及奉慈殿。時惟學士楊守陳獨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爲非禮。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禧祖及我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以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配之。固無嫌也。憲宗升祔。請幷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從。以太廟之制。已有九廟。又難於幷祧故也。十七年三月。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上御西角門。朝退。召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門內。扉遂闔。上御煖閣素幄。起立牀前。顧謂曰。先生輩上來。健等皆至幄內。上曰。爲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爲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上袖出裕陵圖一紙。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爲英宗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爲孝莊元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東陽對以初不知此。上因言出自內官所爲。又曰。內官有幾個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健與遷對曰。英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東陽對曰。臣等聞當時尙有別議。故委曲至此。非先帝意也。上曰。先帝亦

甚不得已耳。健等奏曰。誠如聖諭。但今日斷自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垂之史册。萬世有光矣。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爲然。遷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上曰。朕已折之矣。今日開壙合葬。不爲動風水。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則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推一點誠心爲之。料亦無害。東陽贊曰。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無不利。健等皆力贊曰。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禮。尤所當講。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慈懿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令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如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非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册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英宗皇帝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健等倉卒不解上意。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孝莊尚未配食也。上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如太廟。不敢少缺。健等皆未敢應。聖意蓋謂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

尤重耳。東陽曰。願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腹心大臣。好爲處置。健等曰。須下禮部令多官議之。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爲之耳。健等曰。容臣等計議上聞。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日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健等感激稱謝。皆叩頭起。上前下板階。顧內官啓扉。立送而出。時尊謚議已進。奉旨撰册。未上几筵。健等乃具題本。言當時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羣臣爲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能無疑。乞勑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上起立。呼內閣健等至煖閣幄前立。問曰。先生輩昨日所進。令多官會議。是幾個衙門。健等對曰。卽前日進謚議者。東陽歷數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專爲翰林問也。自是每召必於朝退。立呼內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復召。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健等對曰。議得是。東陽奏曰。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先生輩如何說是。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曰。如何批答。遷對曰。須說得委曲。東陽曰。要見重事。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隨文書下來。健等曰。臣等須去上卽以本授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召。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規制一般。常時祭薦皆在此。幷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慈殿也。舊爲神庫。今廊廡及井俱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爲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門。此神廚也。欲于此建廟可乎。健等皆對曰。此地最便。東陽曰。但未知寬窄如何。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

傍小字曰東西幾丈南北二十丈後有牆牆之後有米倉蓋較之奉慈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牆可展否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再問再對上曰位序如何健等對曰太皇太后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東陽曰太皇太后居中乃可遷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否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上曰正爲廟地未定今既定卽出矣皆拜出如前會禮部尚書吳寬亦言周祭姜嫄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與上意合二十五日御批云享祀重事禮當詳愼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尊守崇奉永爲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爲得體惟陵事竟不行蓋因欽天監奏歲殺在北方之說而聖意終不得已乃以陵殿神坐移英廟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其右云

審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設雜樂閱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

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諸儒臣梁寅等分爲之。永樂元年九月詔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祖宗樂章未有稱述。爾等其議爲之。於是學士王景等擬述以聞。然竟未施行。蓋缺典也。凡舞用畫于郊壇。武舞服左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亦出聖祖所定。久廢。宏治中用儒臣建議復之。惟中和韶樂司多於教坊。誠有如解縉所論者。審音以憲古。改紀以召和。豈有待於今日耶。

定制度

聖祖有天下之初。凡有制度。命翰林儒臣稽考古今。隆殺之宜以聞。令中書省具奏。上爲裁定。於是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本院學士陶安集諸儒論建。以適厥中。自朝廷以達邦國。上下品次。明其等威。洪武元年二月安等奏定天子冕服之制。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十一月甲子。禮部翰林等官議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三年六月。中書省臣與翰林院定文武官朝服之制。四年正月戊子。禮部大常司翰林院議奏。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星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五年五月癸卯。親王儀仗車輅成。亦禮官諸儒所定也。八月乙亥。禮部及翰林院議省牲。宜用常服。十六年七月戊午。詔更定冕服之制。先是禮部言虞周以來。冕服制度不一。國初所制。雖參酌古制。然尚未備。宜加考定。於是翰林諸臣議。上從之。二十年冬十月。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左右春坊、大理寺及本院官。著禮儀定式。

明日禮部以合行事宜凡一十四款上進詔頒行之二十四年六月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斟酌損益以聞二十九年十一月詔翰林斟酌唐宋制度定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輿服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又憲綱事類肇自洪武中載都察院十三道御史所宜行者宣德末勑禮部同翰林院考舊文而申明之凡祖宗所定風憲事體悉載其中至正統四年十月始頒行云

定律令

吳元年十月詔修律令命學士陶安爲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成條分吏戶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進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上念律令尙有輕重失宜有乖重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命刑部與翰林院審明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曰名例律附于斷獄下至是特載諸篇首頒行之

議封爵誥勑

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其五等封爵皆學士宋濂所定始制五等公曰國侯伯曰郡子男曰縣

至是罷子男不封。惟繫公於國。各賜之鐵券云。二十三年九月乙未。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先是命翰林院議、侍講學士葛鈞等奏王三代。惟本朝開平王常遇春出自特恩。上謂二王皆元勳。宜如開平王例。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其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其券文誥命。皆詞臣撰進。其稱號曰奉天翊衛。其下文多同。亦有損益。取自上裁者。文武官誥命之制。洪武五年三月定。學士宋濂偕禮部議奏、參考唐宋誥命。皆由三省官列銜書名。復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誥勅既用御寶。則省臣不敢署見勅花樣。簽軸制度。俱有等第。不須改作。又宋紹興間工部言官誥院所用綾紙。易以僞冒。乞下文思院別織一體花樣。專充官誥。今議於誥尾添織某字號。以爲關防。及取工部神帛。勅誥局已造完誥命。書寫用寶。頒於文武官。從之。九年四月癸卯。命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勅之制。大都督府咨于中書省、送兵部覆奏貼黃。考監參考同奏附籍。部擬散官。移文翰林院撰文。付司文監校勘、奏付中書舍人書寫。署名用印。十六年三月中書省與翰林院定嫡妻封贈例。詔頒示中外。復議文官贈叙之例十一。蔭叙之例十二。十四年五月辛卯。詔定文武百官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兵部尚書茹瑺奏請。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宋制。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復命禮部翰林院同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六月丙寅。命禮部翰林院議軍官姪男替襲伯叔職事、及弟襲兄職、養子女婿承襲養父妻父封贈禮制。

八月己巳。瑞又奏言武臣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請。有以正妻次妻並書者。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三吾言。宋制嫡母繼母亡。許封贈所生母。正妻次妻並封。古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次妻有子。俱從來未有定論。上命只封嫡母正妻。所生母則從宋制。永樂元年十一月乙亥。廣平侯袁容嫡母孫、生母劉俱亡。獨繼嫡母羅氏在。而封贈事例不同。上命禮部與翰林院議。侍讀學士解縉等議上。若所生母與繼母俱在。禮難並封。今繼母在。當封所生母。並嫡母俱亡。亦可一體追封。從之。仍命後不爲例。

考訂聲音文字

聖祖嘗召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趙壎、朱濂、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賁、答祿與權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冬東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韶鳳等奉詔撰成七十六韻。共十六卷。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濂序之略曰。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從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五韻之原。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分其清濁。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自後奏啓進呈文字。點畫音韻。並從是書。違者有罰。洪武二年四月。命翰林院定官民書札儀式。禁革民間名字有犯先聖先賢

大國君臣幷漢晉唐宋等字者。中書省臣具奏行之。若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𠀋。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與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同。識者驚異。殆非洪武舊制矣。

議祀典

聖祖之正祀典也。首詔岳瀆城隍等神。皆削去後世所加封號。並從實稱之。惟孔子則仍其舊。蓋崇儒重道。雖出宸衷。亦有取乎侍臣之所論建。洪武元年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定以二丁降香。遣官祭於國子監。每歲二丁。傳制遣官致祭孔子。若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二十四年十月乙丑。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內一事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宜勑有司訪其事跡。俾禮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上喜而寵擢之。然終以往古名臣。非異代之君所宜褒贈。卒亦仍其舊焉。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制造以祀孔子。二十八年用儒臣言。黜莽大夫揚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二十年。從本院議。進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八年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時建言者謂當祀劉因及本朝學士薛瑄。內閣劉定之駁二人皆無著述。遂沮。然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且封郡公。爵亞程朱。識者非之。時學士邱濬嘗著論許衡無益於名教。則澄又可知也。成化三年用大學士商輅議。封仲舒爲廣川伯、安國爲建寧伯、沈爲崇安伯、德秀爲浦城伯、從之。輅又請加孔子以道配天地之號。事寢不行。宏治九年追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言者因謂羅從彥、李侗亦當從祀。禮部侍郎傅瀚言二子著述昧尹焞、游酢、謝良佐

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輕乎。乃止。先是元年八月。侍讀學士程敏政建議欲將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寧五人。各祀於其鄉。而增后蒼。若荀況言性惡。宜依揚雄例黜之。而祀王通。七十弟子中申棖申黨疑誤。當爲一人。宜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漆雕哆、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亦宜罷去。顏子、曾子、子思配享於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人倫。宜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幷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平伯程珦、獻靖公朱松量加封爵祀焉。祭酒謝鐸建議。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經傳否耳。苟有益於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耶。禮部尚書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其舊云。夫孔子之道。彝倫而已矣。如以經傳著述爲道學。則顏冉著述安在哉。況表章六經。始自漢武。馬融輩不過剽竊記誦。安得專其功。較定功德。斥去陋儒。以正昭代崇道之典。斯固輔導侍從者之責也。

制名號

聖祖有天下之初。卽追尊四代考妣爲帝后。其廟號尊謚。皆學士朱升等所定。凡皇太子命名受封及公主封號功臣爵名。皆學士宋濂等擬奏。取自上裁。尋又命正天下各神祇名號。洪武九年四月詔天下郡

傳之名。多因俚俗所稱。兵部具數次聞。命翰林院考古正之。凡二百三十二。自後凡建置郡縣。命名皆以屬焉。繼世之時。上慈闈尊號、上先帝陵號之類。必以命內閣會典云。凡皇子名及各王府奏請子名、親王、公主及郡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封號。俱內閣擬奏。請旨點用。禮部抄出施行。

改元

國初改元洪武。出自聖祖睿裁。繼世之後。始命翰林儒臣擬奏。擇而用之。太宗卽位。始擬用永清。後乃用永樂。自是每朝紀年。不復再改。蓋聖祖始謀之善。實前代所未有也。英廟復辟。召內閣高穀、商輅至文華殿問曰。今年號宜改否。穀對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改新元年。輅曰。年號多與前代同者。臣等具數年號。請上自擇。上稱善。已而用徐有貞等言。用天順改元。或請去景泰故號。仍紀正統。上不從。而不知天順亦前代號也。嘗搜歷代帝王以及僭僞。每取一字聯之。如宋祁年號譜之例。且爲詩以檃括曰。建元承大寶。太上始眞王。武定開乾統。文明應國光。宏仁洪至治。崇德本淳陽。天地初熙泰。神人正普康。晏安同慶久。延壽保隆長。寧靖成更化。中和啓順章。清平河漢景。孝義雀龍祥。嘉會興貞永。豐登廣顯昌。鳳麟重赤白。玉露紹青黃。通道咸宣意。端居拱聖皇。其譜頗多。不錄。然元順帝之子昭宗。主沙漠。傳二世。其年號無從考。夷狄盜賊多有建美號者。不獨僭僞而已。改元之際。不可以不詳愼。此宋祖所以有用讀書人之嘆也。

擬謚

國初追尊四代考妣爲帝后尊謚。皆儒臣擬奏。請旨。孝慈皇后、懿文皇太子亦然。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本院擬奏請旨。宏治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爲上中下三等。開送本院。擬奏請旨。本部抄出施行。親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本院官有謚始自洪武末。待制王禕賜謚文節。自是會入翰林者。俱用文爲謚。如胡廣謚文穆之類。亦有以名避者。惟大學士陳文謚莊靖。翰林之外得謚爲文者。魏驥、文靖。吳訥、文恪。姚夔、文敏。葉盛、文莊。何喬新、文肅。皆異數也。

翰林記卷第八

備顧問

侍從文學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次對。有非他職所望者。宋元因之。至我朝眷注尤隆重。國家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蓋明目達聰。稽古右文。治體當如是也。及置本院。凡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閣、東閣、東西黃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左、中右、思善等門。幷出入禁籞。無有不從者。又定爲入直奏事之制。入直、卽唐之待制也。奏事、卽唐之次對也。觀諸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實錄。所載可見矣。所謂顧問。大率咨詢道理。商確政務。評騭經史。而使之援據古今以對。宣宗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故於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此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正統以後。入直奏事之制既廢。凡有宣召。得承顧問。咸歆豔以爲榮云。嘗觀祖宗時。本院官得備顧問者。不可悉記。惟洪武中。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以問學士宋濂。對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淸而身泰矣。上深然之。夫以逆耳之言。發格心之學。濂眞以道事君者也。然濂每有所陳對。絕不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禔身之愼。幾事之密。若濂者誠可爲備顧問之法。永樂時內閣七人。惟楊榮、金幼孜、黃淮、楊士奇當顧問時。從容詳愼。不激不隨。亦濂之亞也。

責盡言

聖祖立國不設諫官。使人人皆得以盡言。而尤責備於近侍。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德彝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永樂三年四月。太宗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朝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機之繁。豈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諫。爾等愼勿有所顧避。由此言之。近侍得備顧問者。何可不盡言也。

將順

洪武中太祖欲省刑。思所以優禮臣工。學士詹同承顧問。頓首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慶也。因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上深然之。又嘗當春月欲行刑以爲疑。問於左司直郎汪仲魯。仲魯頓首涕泣曰。此天地之仁也。請卽免行刑。上允所奏。景帝之葬也。左右請以汪妃殉。上不忍。以問大學士徐有貞、李賢。賢言景

秦初汪后卽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以爲是。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賢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衞送居之鳳陽。聽出入自便。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賢言之。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惟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三更二點起。拜祖宗畢。卽出視朝。循此舊規。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而左右乃曰。此等章奏。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爲堯舜之君矣。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嘗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卽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當換。朕卽斥之。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絕之最是。賢之善於將順。皆此類也。故當時奏對無不當上心者。成化十一年十一月。詔復郕戾王位號。初下羣臣議。又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問大學士商輅萬安等。輅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右皆泣。輅亦泣。上聞爲之感動。疏入。卽允其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遂上景皇帝尊謚云。

調護

太宗時。巡狩日多。漢庶人高煦窺伺儲貳。上不能無疑。永樂九年三月。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楊士奇還。上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宗廟甚虔。凡籩豆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時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有言。可遣人代者。殿下曰。上以

命我。我又遣人乎。及期。遂親蒞祭。祭畢。還未至宮。遍體發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御用物。詣行在。皆一一閱過。然後緘識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恆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仄始食。及勑使至。始釋然寬慰。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戇。殿下恆見容納。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且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陛下付託。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及還。以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閒之言。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始受册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衞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宣德元年。高煦果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有以爲言者。上令士奇草勑。士奇執不從。遂還京。一日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奈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賫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王喜。即獻護衞。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京官齋。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爲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若士奇者。可謂善調護朝廷骨肉之閒者矣。惟景泰中易儲一事。當國者有靦顏焉。而大學士陳循輩猶自以爲功。何也。

論薦

洪武中學士宋濂侍聖祖嘗問及廷臣臧否濂惟舉薦名士稱其善者不置問否者爲誰對曰善者與臣爲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自是每用人多命本院官舉而用之宣德三年六月朝廷命光祿賜近臣食畢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因問其甚者榮以都御史劉觀對楊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官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皆效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司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兆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擢佐右都御史而治觀罪及士奇寢疾英宗遣內侍詢人才舉檢討李紹等五人以對皆至大用天順中李賢在內閣獎進廉介之士首舉耿九疇爲都御史軒輊爲刑部尚書年富爲戶部尚書九疇爲權臣所排輊不得志去賢屢言於上還之禮部缺侍郎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賢賢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言士風不振多夤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鼇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懽然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賢以都御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翌薦一時號得人後松潘寇發薦都督許貴往果平靖又成化中編修陳音抗疏言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眞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矣不報景泰末學士商輅薦司直郎林聰先任刑科給事

中學優識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見今吏科都給事中久病不出宜以聰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事體無損而政務有益詔復前職後聰忤宰執欲加重辟輅力辨之乃得降京職憲宗朝聰遂大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姚夔考滿至京輅又特本薦留後夔歷禮吏二部尚書亦輅汲引之力也大臣固當以人事君而能不自以爲功則其功爾苟以此攬權賈利獨何心哉

申拯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學士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大學士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廟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弋謙免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勑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景泰五年十月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大學士高穀請從輕典卒得左遷七年順天府鄉試太常卿兼侍讀劉儼爲考官時大學士陳循之子英王文之子倫入試不中二人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窴於法乞詔翰林六科十三道覆考穀時以病不出聞之即強起預考畢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而詔以英倫爲特賜舉人穀由此與二人者不合屢求

退。天順中彭時在內閣。上方倚任李賢。日與賢面議。賢退。乃諮度於時。有不可者。時每執不肯。初或相忤。久之乃相協。後錦衣衞指揮使門達用事。忌賢。陰中傷之。上怒曰。賢且得罪。行當專用彭時。中貴以語時。時懼然曰。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辨其誣。語聞得釋。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修撰岳正。正曰。奸臣未有聞於朝署者。苦求之。人人自危矣。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宏治中。武岡知州劉遜爲岷府所奏訐。被逮至京師。科道奏乞寬貸。上怒。俱下詔獄。大學士劉健等言遜誠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概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正德二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時劉瑾用事。欲俱令枷號。大學士李東陽等奏各官所坐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御路。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六十餘人送詔獄。東陽暨王鏊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蓋皆無罪之人也。乃盡得釋。其後瑾益兇橫。羅織之使四出。動輒籍沒朝臣家產。駢首死於獄。間因東陽言。或釋一二焉。

諍得失

凡被顧問。諍得失。必關於國家大體而後言之。不宜毛舉細事。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以遺廷臣。或得其單以進。上閱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預者。以當時病未有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

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意當無他。上意解。卽付中官單目。令燬之。一無所問。二十年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方以士馬糧餉爲艱。有以建文間江西垜集民兵、與餽運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上以其奏示楊榮。榮對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上曰。卿言是也。遂寢其奏。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令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士奇進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止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其他審法、正度、議禮、考文。士奇多據理爭之。皆此類也。景泰元年八月。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卽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尙如此。況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而遂榮亦釋。後太上居南宮。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景帝欲窮治之。學士商輅請止罪忠一人。以全大體。上從之。天順初。錦衣衞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內閣修撰岳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矩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致國亡。陛下新復寶祚。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

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成化初太監劉永成死或言其有軍功宜進封爲伯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十二年七月上建玉皇閣於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學士商輅論毀之十三年四月太監汪直創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貼蓆輅與同寅疏其擅自抄扎三品以上京官擒械邊將換易近侍等十罪以聞上卽命革罷而輅亦致仕去

斥奸佞

永樂中上與學士解縉論羣臣御筆書憲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皆上所信任亦多與縉善而其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雖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井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宣宗爲皇太孫時宮寮左庶子陳山邪佞得寵同列戴綸林長懋以直諫爲山所讒害上卽位始知之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

爲所誤。朕以此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寢聞於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上明決。山自此不復得近扆前矣。天順初。內閣修撰岳正閒爲上言曹石勢太盛。慮必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亭。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正遂被竄。及二人誅。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武宗時。逆瑾用事。兇燄張甚。大學士劉健等率諸大臣伏上前請誅之。內有陰爲瑾地者。事遂沮。而健與遷輩皆引去。於此見君子勝小人之難也。當其事者必先事豫防而後可。雖然。天實爲之。將奈何哉。

計事

永樂初。太宗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楊榮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勑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上曰。非觀至不下。宜降勑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於金。定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

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成化四年。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連失利。遣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大學士彭時、商輅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再遣將出師。時等執不可。或以危言動之。時等不爲動。未幾、獻俘至。上喜甚。各賜俘奴一人。

籌邊

洪武十七年。侍講李翀論武事重在任將。上曰。任將固重。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成功。齊用穰苴。魏用樂羊。可謂專且篤矣。故皆有功。若唐用魚朝恩、吐突承璀爲監軍。使將掣肘。故敗事也。永樂以來。邊事長勞廟算經略。永樂五年。諭德楊榮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七年春。榮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脫脫不花等率部來歸。命榮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十年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衞。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勑彬率師勦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二十一年秋。榮復扈從西征。駐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榮掌之。寧陽侯陳懋奏虜王也先土干來歸。命榮往議受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榮與金幼孜總計其數。遂如所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宣德二年十月。交阯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惻。上密以示英國公張輔。輔請發兵討之。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謂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

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高表示文武羣臣皆曰從之便遂赦交阯命羣臣舉奉使者僉舉安衆上聞已定明日塞義欲易以伏伯安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主張蓋時上多主夏言已而有旨召衆皆入塞義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夏對曰不可用塞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英宗北狩郕王卽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大學士陳循、高穀、侍講商輅等上言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虜大舉進迫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只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宜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內閣諸臣運謀設策迄昏乃出至忘寢食外諭諸將獎其忠義之心日令操練軍馬整飭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畿內降夷以防不虞嚴督邊關固守要害然虜攻益急總兵官石亨折弓矢厲聲言曰宰臣不出計策我莫能支矣循與輅乃上疏發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師夾擊又爲張榜虜營有能擒斬也先者加大爵厚賞復寫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

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蓋喜寧以胡種爲內侍至太監與虜通謀者也勑與書爲也先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虜聞一夕遁去京師遂定時聞江浙兩廣雲貴皆盜發羽書絡繹內閣籌畫之功居多天順中兩廣用兵編修邱濬條用兵事宜內閣具本繳進行之宏治十七年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來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許二十人入貢既而不來或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乞會同司禮及兵部尙書照成化年例於左順門詳審上朝退召劉健、李東陽至煖閣上曰各邊關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大夏者、兵部尙書也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整點聽征上曰然東陽曰令總兵官管事固可領兵則未知如何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上曰未必要用經戰陣但要有謀略耳東陽對曰聖諭甚當有謀略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十有二萬今消耗過半前年選聽征一萬便不能及數矣古人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恤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賠錢使用外衞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爲此耳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宮監自有匠人云云此句聽不能悉東陽叩頭對曰皇上明見朝廷養軍本以拱衞京畿不爲工役今後工程望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旨可以朕意語之健對曰諾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東陽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敢不盡心陳說惟望皇上斷而行之耳上又曰然遂叩頭出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在虜中聞有議者欲

搶黃裏黃裏、謂京城也。又三人云。朶顏衞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與聞。二十四日健與東陽廷議。進禦虜事宜。又計處差官整理邊關糧草缺乏。七月初四日復召至煖閣。上袖出大同鎮巡官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上曰。邊軍皆我赤子。被彼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作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甚爲可慮。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豫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至臨期失措。皆對曰。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不可輕出。大意與內閣同。師乃不出已而沿邊將帥殺虜。次第捷報。而虜謀亦沮。嘗觀守成之世。武事大率不振。而國勢亦隨以弱。其故何也。委大柄於私門。以官軍爲私役。雖欲張皇。其將能乎。誦聖祖之彝訓。體孝皇之遠憂。籌邊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

建言

自本院儒臣既遠黼座。所謂近侍之職。一切玩愒從事。於是朝廷以傳旨爲顧問。而疏奏以批答爲都俞。雖或因事建言。少輸忠藎。特取罪爾。孜之永樂二十年三殿災。金幼孜、楊榮等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而他官建言如蕭儀輩多獲罪死。侍讀李時勉自刑曹入院。即慨然疏論天下事。被繫兩歲不死。洪熙初、

復抗言極諫。被廷撲不死。改交阯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蓋未始有申抶之者。修撰羅汝敬亦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御史。蕭時中言致災八事。侍講謝璉上治安十五事。皆不見用。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侍講劉球上疏。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修撰董璘自求爲太常寺卿。下錦衣衞獄。而球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御史馬順迎合振意。誣球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學士劉定之因京師大水。上十事。土木之變。復上十事。皆不行。景泰初。上皇將至自北。朝廷惟具報禮。不及迎復。滿朝不敢言。惟檢討邢讓奏言。前次勑書不具迎復上皇之意。聞者壯之。然讓坐是不通顯。時方春久旱。兩京災異迭見。南京學士周敍建言。大臣之罪。固不可辭。臺諫之臣。緘默無補。各處鎮守中官。病民尤重。皆致災之由也。有旨內官不動。會敍考滿至京師。命留本院辦事。敍辭不允。吏部具奏南京翰林院缺官視事。乃命敍往。編修周洪謨始授官。卽上疏條陳十二事。繼是歷官兩京。以至爲學士。凡有所見。卽封章具聞。前後無慮數十。宣德、正統以來。館閣之臣章奏之多。未有踰之者。而或訾其多言。憲宗初卽位。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乞歸家。居者二十餘年。修撰羅倫、編修章懋、黃孔昭、檢討莊昶相繼言事。皆遠貶。及復用。則皆官南京。慈懿皇太后之喪。修撰羅璟上奏疏言。宜合葬裕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其後亦左遷南京員外郎。嗟乎。聖祖不設言官。以廣聰明。而惟以盡言責諸近侍。近侍莫如翰林之見重者。其意蓋可見矣。因襲之弊。汲引申救。罔攸賴焉。則誰肯逆龍鱗以犯天顏者。近世議

者以翰林建言爲出位。然則聖祖之詒訓非耶。

出使言事

宣宗初元。大學士金幼孜奉命持節册封安化眞寧二王妃。歷河南北關東西之境。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上。景泰五年。南京災。上念祖宗陵寢所在。命大學士高穀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宏治十七年閏四月。闕里因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五月事竣。還朝。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查議行之。

致仕言事

正統中李時勉自學士爲祭酒。致仕家居。己巳之變。手疏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上之。時年七十有六矣。忠臣雖在畎畝。其不忘君如此。

庶吉士言事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於是上封事萬言。皆人所諱者。上嘉獎之。景泰初。西北用兵。庶吉士劉清上封事。多見採錄。清由是知名。累擢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因災異上疏略曰。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而退小人。其原當先於內閣。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直。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

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豈無自哉。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願陛下凡待宦官。一以太祖爲法。凡任內閣。一以太宗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不省。權臣中傷之。謫石城千戶所吏目而死。

伏闕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憲廟嫡母也。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卽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且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允羣臣下情。於是中官入奏。上感動。母后亦悟。卽傳旨諭羣臣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卽愈。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陳請。所幸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蓋此事非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眞盛德事也。正德中伏闕請誅逆瑾。及跪門號泣諫止南巡。皆不見聽。蓋此乃先朝與

故上或未知之爾雖然上下之情相親相信如宣德以前則衰職之闕自當潛消而默補亦何至是哉

進諫旌賞

大學士楊士奇輩在仁宣二朝言聽諫行每被旌賞初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奉勑理木植歲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上監國所愛者令旨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太宗有聞得罪反重既迕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上曰是嘗爲御史查南京木植稅課者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衞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譏之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勑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宣德六年七月時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士奇家時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伏俯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面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敞當爲汝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宏密問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宏問士奇曰今天下平靖上時一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士奇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

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眞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卽日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以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不復微行。他如楊溥密疏獲賞之類。不可枚舉。自是以來。蹇諤之風漸少。而言之亦未嘗不干怒也。惟宏治五年四月。大學士邱濬奏疏萬餘言。大概謂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釐革庶政。盡復太祖之舊。以應天意。因擬爲二十二條。歷指奇衺之端。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爲切中時弊。行之。自此聖心嚮往。恆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耄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濬有以啓之也。武宗時逆瑾柄國。雖大臣言出禍從。大學士劉健等極言時弊。以爲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瀆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尋又奏言政令十失。言甚剴切。瑾怒。遂皆謝去。已而宸遊欲徧海內。進諫有杖死者。嗚呼。回視仁宣之世。若越宇宙。面邈不可及也。旌賞直言以成至治。天意其將有待於今日乎。

翰林記卷第九

御前講論經文

己亥年正月聖祖克婺州。置中書行省。召諸名儒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此論道講學之始也。卽王位則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尙書等書。及有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專設華蓋、文華、武英等殿說書。以儒士沈德輩爲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說書官。然聖學緝熙甚力。每進講。必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致。講畢。必及政事以爲常。當是時未有經筵之名也。洪武三年二月。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士有人。濂反覆言之。上曰。人者國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父母。人心旣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十六年八月。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沈等進講周書罔有立政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正卯。沈曰。書云。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君若但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爲而不問。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十八年九月。御文華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旣治。達之一國。以及天下。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

有威嚴。誠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大學士李賢曰。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辯說。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也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聖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而發前賢所未發也。太宗仁宗宣宗皆因之不設經筵。宣德四年三月。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日久。以武帝元宗對。上曰。漢武末年懲過。元宗久而恣欲。漢武猶爲彼善於此。六年三月。上視朝。便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蓋列聖眞得乎學問思辨。而後見之躬行。以施於治。非惟徒事口耳而已。若進講之際。上無所問。下無所陳。徒美觀聽。非所謂聖學也。

御前進讀

祖宗時設官侍上讀書。日在左右。或使進讀。必諦聽而折衷之。高帝嘗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講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物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

我之累矣。嗚呼。大哉聖人之言乎。帝王萬世心學之要旨不外乎此。他如讀經及史。見於四朝寶訓者。俱有評騭。不可悉記。今進讀之制寢已渝昔矣。

講章

進講以講章進呈。始於太宗朝。永樂二年八月。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誠意講章。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溺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則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也。楊士奇等先於六月亦進呈文華殿大學講義。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切己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此則聖意因覽講章而旁及經史也。蓋留神融會。必妙悟至理而後已。祖宗時皆如此。所謂援古爲證。勿用浮辭。尤講章之定式。其後講官將進呈講章。先期送內閣看定。封進。遂爲例。然流弊多繁詞頌美。漸失初意。成化初。洗馬楊守陳進講。不爲諂語。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居宮中、委政內侍者。召閣樂之禍。有高拱無爲。惟寵嬖豔者。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以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

耳。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竦然。守陳眞善啓迪者矣。孝宗時嘗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事。因謂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李榮蓋所遣中使也。健對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用心。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向云。

講讀合用書籍

聖祖潛心道藝。於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貫通。然每自博求約。惟務得其要。聖學益醇如也。當今儒臣進講四書。以大學爲先。五經以尚書爲先。今經筵因之。諸史舊皆進講。今則惟用朱子通鑑綱目。若東宮則兼用文華大訓等書。宏治中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以及諸性理書。東宮則用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然今猶未果用云。聖祖嘗問侍臣。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無有不化

者矣。又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時睇觀之。仁宗在東宮時。聞楊士奇言大學衍義可讀。卽召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也。因命翻刻以賜諸子。故今經筵以大學衍義進讀。後又兼讀貞觀政要。竊謂性理諸書固當進講。然定性書不可廢衍義也。政要二書固可備乙夜之觀。然祖訓條章。尤不可違也。

開經筵

宣德末年。英宗嗣位。年纔九齡。聖學未及緝熙。大學士楊士奇等請開經筵。其疏略曰。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皇上留心。不幸先帝上賓。哀戚之中。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因具合行事宜。曰。今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淹貫。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乞豫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又曰。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又曰。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動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言語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已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此在常人尙須愼擇。況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詔可其請。正統元年二月降勑曰。朕祇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卽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

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院春坊儒臣分直侍講。夫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一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狥好。庶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與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天與祖宗之命。欽哉。於是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然講官推舉。實出內閣。吏禮二部。承其意而已。遂定爲制。其後各部侍郎國子祭酒出自本院者得與焉。然當是時吏部郎中李茂宏已竊有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爲具文之歎矣。會典所載經筵初開儀。今附於此。凡經筵初開。勑勳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及學士等官侍班。翰林春坊等官、及國子監祭酒二員進講。翰林春坊等官二員展書。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先期直殿。內官於文華殿設御座及設御案於殿內。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册置御案。又各一册置講案。皆四書東。經史西。先期講官撰四書經史講章各一篇。豫置於册內。是日早上御奉天門。早朝畢。退御文華殿。陞御座。將軍侍衞如儀。鴻臚寺官引知經筵及侍班講讀侍儀執事等官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以次上殿。依品級東西序立。知經筵官序於侍班官上。侍儀御史給事中各二員。

於殿門之內分東西北向立序班二員舉御案置御座前二員舉講案置御案之南正中鴻臚寺官贊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詣講案前稍南北向竝立鴻臚寺官贊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畢展書官一員從東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四書畢起退立於御案東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講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掩四書畢退就東班又展書官一員從西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經畢起退立於御案西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奏講某經或某書史畢少退仍竝立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掩書畢退就西班鴻臚寺官贊講官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禮畢各退就東西班序班二員舉御案二員舉講案退置原所鴻臚寺官贊禮畢命賜宴鴻臚寺等官及講官皆跪承旨光祿寺官設宴於左順門宴畢叩頭出

經筵月講

會典載月講常儀云每月初二十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期候上御文華殿侍衞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官止行叩頭禮孝宗時經筵雖隆冬盛暑不廢宏治十年四月二日當會講以饗太廟有旨改是月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蓋聖學之勤不以事而廢如此

經筵日講

會典載日講常儀云凡日講止用講讀官內閣學士侍班不用侍衞侍儀執事等官侍班講讀等官入見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讀史每本讀十數遍後講官先講四書次講經或講史務在直

說大義。明白易曉。講讀後、侍書官侍上習書畢。各官叩頭退。每三日一溫講。將所講書通講一遍。若講官中有事故。同列代講。其直解則講畢補進。

講官入直

洪武中。令儒臣更番入直禁中。每日用一員進講。遲誤者論罪。大學士吳沈嘗坐進講遲誤。被劾。永樂以後不可攷。自設經筵後。講官不復入直。惟令本院及坊局官相輪侍班。久之選爲展書官。又自展書乃得充月講官。若日講則用年資深而品秩尊者。正統中修撰商輅侍班。上廉知其名。諭學士曹鼐等曰。商輅著展書。宜選一人與輅爲對。初選王汝玉。弗稱旨。選編修陳文。乃俞允。未逾月。復諭鼐曰。商輅陳文著講書。蓋自後鮮出親擢云。

講官趨召

聖祖時。凡觀書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字人。不得近。蓋因是以延接賢士大夫。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彤庭尙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卽其事也。太宗實訓云。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則永樂以後。蓋莫不然。

講官陳論

祖宗時。講官於講書後得言時政闕失。及陳論所見。洪武中。大學士吳沈進講畢。進去邪勿疑之說。因曰。

小人中懷奸邪。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憲宗在東宮時。學士劉珝講周書無逸篇文王懷保惠鮮章。遂及時事數十。天顏豫悅。雖不言而深有契於心。未幾、嗣大位。卽却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鎭守官。皆昔所論也。宏治中。侍講學士李東陽大旱應詔言事。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之。雖非面陳。然均之爲啓沃之義。

經筵恩賚

正統初。經筵始開錫宴於禮部。知經筵官賞白金八十兩。寶鈔四百貫。文綺四表裏。同知經筵及講官賞白金五十兩。寶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裏。侍班官賞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餘皆賞寶鈔有差。次日具表稱謝。有曰萬幾有暇。恆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雅。臣等荷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心。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已而講官各賜鑲琦瑁、香帶、大紅織金紗羅襲衣、冠履皆具。雖修撰與焉。景泰後。恩賚不可攷。天順八年憲宗御經筵。講官學士柯潛等賜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而庶子侍講徐溥、侍讀倪岳、編修彭華等與焉。成化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已聞父喪。上命卽其家賜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題奏。言太常寺卿兼侍讀劉珝日侍經筵。進講經史。其勞與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柯潛、李泰同。但珝以三品而兼翰林屬官。會揖之際。甚爲不便。宜於所兼侍讀之下加學士二字。從之。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皇太子御左春坊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殿。十二日上御經筵。進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寵錫稠疊。詞林詫以爲前此所

未有也。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宏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白金及寶鈿十三日早。文華後殿進講尚書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爲常。讀畢賜宴。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鮮荀桃杏郁李蓮房筥上黃封。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苑局進乾清宮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紀之以詩。有曰。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畢。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鞾袍。臣敏政與賜織金雲雁緋袍一對。又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鞾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共對曰。此皆職分所當爲。頓首而退。有詩紀之云。日上采爐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自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時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上特爲低几就聽之。正德元年開經筵。賜宴及白金綵幣有差。知經筵事者、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同知經筵事者、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兼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王華、少詹事兼學士劉機、江瀾、楊廷和、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楊時暢、國子監祭酒張燦、學士劉忠、白鉞、劉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毛澄、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毛紀、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蔣冕、侍讀羅玘、修撰石珝也。然武宗後多事宸遊。經筵罕御云。